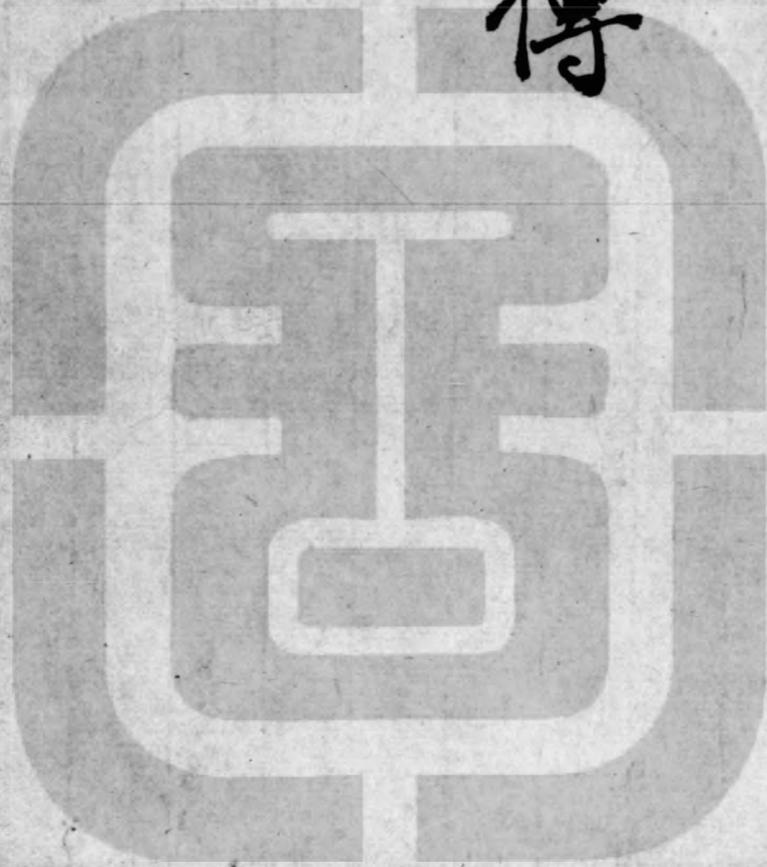


前漢書

九

列傳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

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

為築外宮舍之師古曰舍止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

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謂往日吏

召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

呂后妒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

厲王詣上上海師古曰不理其母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

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

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

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己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

師古曰奏謂不順也 上寬赦之三年入朝其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

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

見之即自壞金椎椎之師古曰壞古袖字也謂以金椎激置腹中出而椎之命從者刑之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

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

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

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呂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

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

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曰此歸國

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

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

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

此謗云厲國當謂傳國於子

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師古曰侯邑在淮南者更切曰大王不肯皇

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曰未嘗與皇帝相

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師古曰歡畢也而殺列侯曰自為名皇帝不使

吏與其間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

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飢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

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此古委字批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

之欲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大王宜

日夜奉法度修貢職曰稱皇帝之厚德今適輕言恣行曰負謫於

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曰千里為宅居曰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

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師古曰沐亦頤字也蒙冒也沐洗而也音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未赴矢石野

戰攻城身被創痍師古曰痍傷音夷曰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

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

祀已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

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已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

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謹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已

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家自為各節而表與行用此於高於兄耳幸臣有罪大者立斷

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

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皆下更反此八者危亾之路也而

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魯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常出入危亾之

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

誅管叔放蔡叔已安周齊桓殺其弟已反國韋昭曰子禮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

兩弟遷其母已安秦應劭曰始自母與嫪毐通生二子事覺誅母并殺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項王亾代高帝奪

之國已便事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何奴人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郢陽侯以復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而反濟北舉兵皇

帝誅之已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

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已安國便事而欲已親戚之意望於

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亾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

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

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

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已亾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

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于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不改漢

繫大王邸論相已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

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已羞先帝之德

師古曰羞辱也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

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恐畏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

行多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追念臯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

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

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速也巴語終辭王得書

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

呂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令人使閩越匈

奴事覺治之迺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

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

度為黃屋蓋儼天子師古曰儼此也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呂其郎

中春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亾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

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呂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亾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

石也臣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大夫但

蒲侯太子奇謀反欲呂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

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呂閉口

師古曰姓簡名忌音耐嚴助傳作開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簡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為棺槨衣衾葬

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各在肥水之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詐也實葬肥陵誰云不知處謾音慢又音莫連反次下亦同又陽

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為之若柱形也及長身自賊殺無

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亾命棄市詐捕命者呂除罪

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呂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

侯呂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

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

齎帛五十匹呂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

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呂聞文穎曰忌簡忌也吏請召治忌

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

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

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

道邛郵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邛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遣其子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縣為築

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屬食器孟施之屬制曰食長

給肉日五斤師古曰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

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曰輜車師古曰輜衣車也音令縣次傳爰盜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曰故至此

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

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音扶目反淮南王謂

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曰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

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檻至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雍令發之曰死聞上悲哭謂爰

盜曰吾不從公言卒亾淮南王盜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

寬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曰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

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迺曰

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

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

周侯子良為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

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布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贊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

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師古曰

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

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迺徙淮南王喜

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

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

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

前漢四十四

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廼屬之師古曰屬謂臣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

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

之子耳各捷達已先薨也淮南王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

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王

為貞信廼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溼徙王王於濟北王褻之及

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王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徙為衡

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亦欲王行

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

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曰之術張晏曰黃黃金白銀也亦二

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王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善

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

廼遣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為離騷傳

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曰受詔曰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

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

曰田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

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

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王遷死感激安建

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

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下兵當大起王心王為上無太

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安

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了而口辯王愛陵

多予金錢為中訶長安孟康曰訶音傾西方人反開為訶王使其女為傾於中也如淳曰訶音朽政反師古曰訶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傾者義與

詞同然音則約結上左右元朔二一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茶愛幸

增此筆深泉史

師古曰茶者后名也音塗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與

姓姊之女也應劭曰修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

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

妃求去王迺上書謝歸之后茶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

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太子學用劔自曰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劔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

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謂毀之於王也

王使郎中令斥免欲曰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元朔五年被遂亾之長安

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逮淮南太子師古曰

曰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

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訊訊問也就淮南問之不逮詣河南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

子逮不遣如淳曰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

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讀曰蹤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漢公卿請逮

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

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

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亦就也王視

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不發中尉

還曰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

詔師古曰雍讀曰壅格音閣謂故閣不行之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

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曰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

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

計中尉至即賀王王曰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

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從也為妄言言上無男

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曰為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

皆妄言耳
非真實也

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

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

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

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
可曰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
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孽庶也王不愛后

太子皆不曰為子兄數如淳曰后不曰為子太子不曰為兄秩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

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也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師古曰分國邑曰封之淮南

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為援欲害太

子曰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管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

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

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

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

聞上曰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

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搆之於弘

弘廼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

黨與初王數曰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曰吳楚七國為效師古曰言反事

不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亾及建見治王恐國陰

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

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

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

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曰其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為得罪之狀而

去也西謂如京師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而說

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曰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說是欲發

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廼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相二千石

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持羽檄從南方來

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呼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欲因呂發兵迺使人之廬江

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呂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

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

召相相至內史呂出為解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中尉曰臣受詔使不

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遣出去計猶

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呂

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呂非

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

刑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

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呂聞師古曰索

搜也音山客反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呂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

山王上曰諸侯各呂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

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

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有詐偽心呂亂

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

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亾道事

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呂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呂上宗室近

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為士

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呂

章安之罪師古曰章明也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

丞相弘廷尉湯等呂聞上使宗正呂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

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姬

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

聞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曰

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

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內史呂為非是卻

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

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呂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

吏二百石呂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除國中今呂王之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呂此志與奚慈張

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吏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師古

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讒毀也音丘略反后乘舒死立徐來為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

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呂刃刑傷之后呂此怨太子數惡之

於王女弟無采嫁奔歸師古曰為夫所奔而歸也與客姦太子數呂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

反下數音所具反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

附后后呂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呂事計須撫之與其毀太子王呂故數繫笞太子

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

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

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

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呂汚之欲并廢二子

而呂已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讒譖無休止欲

與亂呂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求與卧后怒呂

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孝迺謂王曰孝

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

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呂親

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今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

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師古曰將讀曰獎王廼

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輜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

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

東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呂為淮

南巴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

淮南淮南王廼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吳契約為反具衡山

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廼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

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

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羸呂淮南事繫師古

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

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為頭首而藏匿之孝呂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恐其發

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

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

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王具呂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

之中尉大行還呂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

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已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

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

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子

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寬嗣十二年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

兒姦諄人倫師古曰諄亂也音布內反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

王王呂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荆楚也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疆疆好為寇

亂常須呂兵膺當而懲艾之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

不務遵蕃臣職師古曰朝與專同音之亮反呂丞輔天子而剽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剽與專同音之亮反謀為畔

逆仍父子再亾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

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終
西漢書卷四十四

漢書四十四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漢書四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蒯通范陽人也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本與武帝同諱師古曰本名

家通言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

范陽百姓蒯通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

徐公再拜曰何呂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

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孝子所巨不敢事刃於公之

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巨物甬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側今天下大亂秦

政不施師古曰施設也立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呂復其怨而

成其功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日反此通之所呂弔者也曰何呂賀得子而生也

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

之師古曰今將欲見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巨為殆矣

師古曰始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

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呂守戰者

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呂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

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

呂城自繞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呂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為君計者莫若呂黃屋

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眾皆見則邊城皆將相告曰

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

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曰此說

武臣武臣呂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

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

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

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師古曰閒使謂使人何

呂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鈞反將

軍將數萬之眾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

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

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呂酈生為欺已而亨之因敗

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

齊王呂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

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

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信曰何謂

也通因請閒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閒隙而私說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

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為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雜沓言相雜而累積飄至風

起師古曰飄讀曰焱謂疾風音必遙反當此之時憂在亾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今劉項分爭

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雒岨

山河一日數戰，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謂無援助也。敗滎陽，傷成

臯。張晏曰：於成臯戰傷胸也。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

鬪，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然兵困於京索之

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今已三年。銳氣挫於嶮塞，糧

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罷讀曰疲。巨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下

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

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效愚忠，恐足

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和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

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巨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

趙，出空虛之地，巨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

諸侯曰：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

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

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

頸之交，及爭張騫陳釋之事。師古曰：騫音一，點反。常山王奉頭鼠竄，巨歸漢王

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巨交於漢王，必不能

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釋之事者，故臣巨為足

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大夫種存，亾越伯句踐。師古曰：今句踐致霸

故巨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巨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

種此二者宜足巨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蓋世者身

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

功也。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亾

師古曰：言其迫窮。逃亾如鼠之藏竄。借兵東下，戰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師古曰：鄆音呼，各反。泜音

祗又音。頭足與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亾者，何也？

誅成安君之罪曰今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眾遂

斬龍且西鄉曰報師古曰且音子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

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

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勢在人臣之位而

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

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斯

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甕為儋受二斛音灼曰

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自事之禍也故猛

虎之猶與不如蓬蠱之致蓋師古曰與音讀曰預蠱蠅也蓋毒也蠱音界反蓋音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

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願足下無疑臣之

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曰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通令罷去

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曰罪廢為淮陰侯謀反

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

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

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

失其鹿張晏曰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林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

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可憐誅邪師古曰憐盡也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

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

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

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恥從亂曰為醜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

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

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

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亾肉姑曰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

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亾肉姑曰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

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亾肉姑曰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

所善諸母語曰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而

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束縵請火於亾肉家師古曰縵亂麻也於粉反曰昨暮夜犬得肉

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燔治也犬燔音似廉反亾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

毋非談說之士也束縵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

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

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

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

卑節下意臣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臣為

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彼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呂材能稱為淮南

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巨百數被為冠

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

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亾國之言乎昔子胥諫

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

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

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預見之故聖人萬舉

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曰動作者

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

言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

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音干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

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獫貢獻東甌入朝師古

曰陝西南夷 **廣長榆** 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曰為塞者也師也音蒲北反 **開朔** 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

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

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呂為大將軍何如人

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呂禮

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

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

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廼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廼

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呂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

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菜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呂食地為號文言外家姓近為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 知略不世出非

常人也呂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

軍廼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呂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

賜號為劉氏祭酒 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祠時唯尊長者曰酒沃醑師古曰如說見也 受几杖而不

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呂為錢煮海水呂為鹽伐江

陵之木呂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

破大梁敗狐父 師古曰在梁碭之間也父音甫 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 師古曰即今潤州丹徒縣

也 徒縣 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 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 夫呂吳眾不

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

言耳 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瓚曰或有一言云呂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此致死也 且吳何

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 師古曰言不知塞成臯口而令漢將得出之是不知反計也 今我令

緩先要成臯之口 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安加樓字非也 周被下潁川兵塞

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 師古曰如

此計則漢河南郡唯雒陽在耳餘皆不屬 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

國界者通谷數行 如淳曰言此北尚險阻其縣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 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

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呂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

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閒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間也諸侯頗有

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讀曰嚮無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巨擊盧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孟康曰下雒江

夏縣各師古曰雒音羊氏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巨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巨延歲月之壽耳

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巨為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公獨巨為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

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

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巨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

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緣海涯之地瀕音

頻又音賓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糗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

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

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傳尉佗知中國勞

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蒙築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

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

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

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間不一歲也呼音

火故劉項竝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亾時而動

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呂成帝王之功今大

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

天下壹齊海內汜愛蒸庶師古曰汜音也蒸亦衆也汜音敷劍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

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

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呂陳勝吳

廣論之被呂為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

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

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痛紂之不

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

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

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師古曰在身先死身死于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

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呂微幸邪師古曰微幸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

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

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呂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

師古曰謂詐為此徙郡國豪桀及耐罪師古曰耐罪也上呂赦令除家產五十萬呂

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呂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促

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

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師古曰追對獄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

辯士隨而說之黨可呂微幸師古曰黨讀曰儻王曰此可也雖然吾呂不至

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詐直自發兵而已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

反縱跡如此天子呂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

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

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客久之太子疑齊已

陰私告王與齊忤

師古曰言相乖

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弃

市齊遂絕迹亾西人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

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

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

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皐言充逋逃

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

師古曰譌古訛字也

欲取必於萬乘臣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

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

後雖烹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

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已自隨

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臣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

充召見犬臺宮

音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犬臺有作大壹字者誤也漢無大壹宮也

自請願臣所常

被服冠見上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

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縠者為縠禪衣制若今

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貴中郎將

曲裾後垂交輸

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

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貫達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

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

冠禪纏步搖冠飛

翮之纓

服虔曰冠禪纏故行步則搖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析翠鳥羽也臣瓚曰飛翮之纓謂如蠟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纏織絲為之即今方目紗是也纏音山爾反搖

音戈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

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

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

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臣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

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臣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臣充

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

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類

曰今貴戚身待於北軍也

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各近臣侍中諸當詣北

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

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臣秩次輸錢北軍凡數

千萬上臣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

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

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主之車騎也盡効沒入官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後充

從上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乘車馬行

馳道中充曰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

欲令上聞之曰教救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救左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

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

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

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

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

奏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示人也於是上曰充為使

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捕蠱及夜祠視鬼

染汗令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曰酒醴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汗染地上為祠祭之處曰誣其人也輒

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曰曰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鑄也灼灸也鉗音其炎反民轉相誣曰巫

蠱吏輒効曰大逆亾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

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亾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

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曰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

木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葬之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

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乃汝也廼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師古曰繇

讀與語在戾園傳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叙戾園太子後加謚置園邑故云戾園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

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

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

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曰為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

孫寵亦曰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

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徑自通也躬與寵謀曰上亾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

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曰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東平王雲曰故與其後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

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曰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曰杼挹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

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迺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

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穎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

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曰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

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攪也撓音呼高反不可任用嘉曰此得罪

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亾所避眾畏其口見之仄目師古曰仄目也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也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

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宏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憺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

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駮不曉政事師古曰駮愚也音五駮反諸曹曰下僕遯不足數師古曰僕遯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遯古速字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關師古曰卒讀曰猝陛下誰

與備之如使狂夫噪譁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噪古叫字譁音火故反匈奴飲馬於滑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竟讀曰境京師雖有武彊精兵未有能窺左

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押習之押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插羽者也解在高紀小夫懷臣之徒憤耗不知所為

此瞻云此真妖言橫議非所預憂盛世而危明主者此

師古曰憤心亂也既目闇也其有大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雖加憤音工內反既音莫報反

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曰富國彊兵今

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泉廣溉灌之利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天子使躬

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大倉下曰省轉

輸議不可成廼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傳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

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

奏曰為單于當曰十一月入塞後曰病為解師古曰自疑有他變烏

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蘇林曰寔音欬噫之寔晉灼曰音詩載寔其尾之寔師古

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孟康曰烏舉兵南伐

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

爰寔使者來上書曰所曰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

唯天子哀師古曰謂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巳校尉保惡都奴之

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

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曰為中國常曰

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

德保塞稱蕃今單于曰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

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師古曰竟躬倚祿曰師古曰

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曰其犬馬齒

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

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第於河鼓師古曰

同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

引之也謂引躡其言也音居綺反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豫

師古曰謂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曰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

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師古曰救整也斬一郡守師古曰救整也立

威震四夷因呂厭應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反上然之呂問丞相丞相嘉對曰

臣聞動民臣行不臣言應天臣實不臣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沈

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呂救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

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讀曰悅辯士見一端或妄

呂意傅著星歷師古曰傳讀曰附著音治略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

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師古曰郡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

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

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謂古語字調諛

則主惠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

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呂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彼悔過自責疾誅

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曰語在秦誓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

參考無呂先人之語為主師古曰先人謂躬先為此計入於帝斗上不聽遂下詔曰閒者災

變不息盜賊師古曰象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謂象未聞將軍惻然深呂

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監惡師古曰音公戶反孰當督之

師古曰督視察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

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凡舉二人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

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

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

躬舉過上繇是惡躬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亾

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諛

之策師古曰諛詐辭也音虛遠反欲呂誑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

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呂

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呂祝

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呂祝

盜方曰桑東南指枝為匕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

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持匕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曰求福排禍也人有上書言躬

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侯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

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諱師古曰諱古呼字音火故反因

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唯音一千反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

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

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終身不得仕

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

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

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

玄雲決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決鬱盛貌決音烏則反鷹隼橫厲鸞俳佻兮師古曰鷹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

精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俳佻謂不得其所也矰若浮焱動則機兮師古曰矰弋射矢也焱疾風也言矰弋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焱音必遙反

藜棘棧棧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衆盛貌音仕巾反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

得往兮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蔓延於地

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不用已為大臣已置治也臣瓚曰萑蘭泣涕蘭干也師古曰瓚說是萑音完心結惛兮傷肝師古曰結惛亂也孟康曰惛音昏虹

蜺曜兮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日蔽日月云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孽杳冥兮未開如淳曰虹蜺覆日

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痛入天兮鳴諱寃際絕兮誰語張晏曰躬自已被讒枉而與君絕也師古曰鳴諱者言鳥自喻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諱音火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師古曰列謂陳列其本心秋

風為我唵浮雲為我陰師古曰唵古吟字嗟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是何用久留而生撫神

龍兮檻其須師古曰檻與擊同謂執持之游曠迴兮反亾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雄失據兮世我

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見論語蒯通一說而喪三儁應劭曰亨儁食其敗田橫

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師古曰詐為王畫策而讎見納也師古曰讎讀曰集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畫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

此瞻三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非也乃高舉遠志不復反顧之意觀上地神龍之文可見班史所謂其文者指上冤頸折翼若為其前此耳

流其工放驩堯三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詩歌青蠅苗殛絲也事見虞書君子無信讒言蓋蠅之為蠱毀汙曰黑曰喻佞人變亂善惡

春秋曰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將為君殺威公曰我為太宰公曰

為其少故今將授之矣樂懼反譖隱公而殺之樂書構郤而晉厲弒應劭曰樂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郤嘜

公信之而滅三卻樂豎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邱

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邱昭伯毀季平子於昭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曰楚平王

秦无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宰詒譖胥夫差喪曰伍胥自曰先王謀臣心常鞅鞅

臨事沮大眾冀國之敗夫差大怒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

賜之屬鏹之劍其明年越滅吳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

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

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

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

申君之寵乃刺殺之趙高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閻伊戾坎盟宋

瘞死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傅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明謀宋江充造蠱太子殺息

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

福反繇
與由同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終

禹川中鳳圖
氏廟商周甫

漢書四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漢書四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人徙溫師古曰溫河內之縣高祖東擊項籍過河

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

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屬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

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呂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

名主居中而涓潔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蠲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呂姊為

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

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

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呂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

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呂駟行孝

謹師古曰駟順也音巡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

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孝景

季年萬石君曰上大夫祿歸老于家曰歲時為朝臣師古曰過宮門

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為敬也子孫謂小吏來歸

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

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

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勅之貌僕訴訴如也晉灼曰許慎云

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所讀唯謹師古曰唯謹謹敬為先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

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子孫遵教亦如

之萬石君家曰孝謹聞乎郡國雖齊賢諸儒實行皆自曰為不及

也師古曰實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曰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實太后太后曰

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長子建為郎中

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憂病每五日洗沐歸

言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舍自其問侍者取親中精脯脯身

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水也蘇林曰脯音收賈逵曰脯音云脯行清也孟康曰脯行清脯中受

曰親謂父也中帶若今言中衣也脯脯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酒音先禮反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

曰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至廷

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上曰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徒居陵里師古曰陵邑中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

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師古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闔里

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余迺謝

罷慶師古曰告令去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

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

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

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

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馬慶曰

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

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罰為立石相祠元狩元

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

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耐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

子孫至孝其曰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

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

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

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立也首工衡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

宣師古曰醇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

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

適之師古曰適讀曰謫上曰為慶老謹不能與其師古曰與讀曰豫乃賜丞相告歸而

案御史大夫曰下議為請者慶慙不在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

相疲駑無曰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

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聞者河水滔陸

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塞師古曰墮填也音因朕甚憂

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禮高獄通八神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曰宣房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

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已止也去者便居者

擾故為流民法曰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日法

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竝見師古曰况賜也見顯示也朕方答氣

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修整曰報瑞是曰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考也音

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人往不舉職是空其官往年觀明堂

反頻寐

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使戶口文書不改減也

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君不繩責長吏而請呂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師古曰如說近之

姓師古曰如說近之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

所率而并徒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眾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已罪退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動懷此志

危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急而自欲去位欲安歸難乎師古曰曰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君其反室

為見責甚深而終呂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慶令自殺

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諡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呂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

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呂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呂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

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

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

呂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謹慎日日益甚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

所呂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呂得參乘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

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呂此特識之對曰

死罪病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劔人之

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質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馳馳延也音弋豉反綰曰具在上使

取六劔劔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郎官有譴常蒙其罪

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呂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謂覆蔽之

他乃拜綰為河間王大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

惡

善

善

善

此卷云至上文記有更字
若一時有三人至三千石
居安得全

石術與周直似字不
以傳中持若此等字
則不必疑矣

功拜為中尉三歲已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

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上已綰為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

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

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

自初宦已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能上已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

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已景帝病

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冤免之後薨

諡曰哀侯子信嗣坐耐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

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諡其盜取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告實取買金償後

告歸者至而歸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

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

盜嫂何也師古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

不疑已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

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已過免不疑

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

稱為長者薨諡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耐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已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積功

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已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為不潔清師古曰故為不潔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尿管袴者為小袴已藉其尿已

得幸入卧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不泄也上時問人

師古曰問仁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景帝再

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

此語云為郎中令侍中不
教通乃為小袴以藉其
至也

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之仁乃病免臣二千

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敞字叔孟康曰敞自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敞孝文時曰

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臣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名家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一

也此說非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

為御史大夫敞為吏未嘗言按人劾曰誠長者處官師古曰劾與專同又音之亮反

屬曰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更平番之不可者

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音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一說皆非也面謂俯之也言

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曰上大夫祿歸老子

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敏疾也其萬石

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曰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

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汗君子譏之

萬石衛直周長傳第十六

終



漢書四十六

文三王傳第十七

漢書四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

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呂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為代王四

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愆數其為王之年孝

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師古曰比頻也謂留在京師其明年乃

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

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千秋萬

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

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

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呂距吳楚吳楚呂梁為限不敢過而

張曰不叙清梁王揖死則武徙梁原委不明此班之整所疎於也

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孟

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

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

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謂言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

七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大治宮室

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

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人言趨

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皆游

梁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

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珠玉寶

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

王於關下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四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說是既朝上疏因留

巨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

者著引藉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略反與漢宦官亾異十一月上廢栗

太子太后心欲巨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

議格服虔曰恪音格嗣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孝王不敢復言太后巨嗣事師古曰不敢更巨此事言

於太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盎

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

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

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

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皆

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恐迺使韓安國因長

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

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

使乘布車

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此喪人也

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

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弟憂

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

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

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

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張晏曰足當處下所曰輔身也今出背上也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

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

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

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

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廼分梁為五國盡

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廼說

為帝壹餐

師古曰說讀曰悅餐古食字

孝王未死時財巨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

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

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

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

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

子共王登嗣

師古曰共讀曰恭

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呂常山

為阻

師古曰依山呂為關

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

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為太

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

師古曰不養也

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

所師古曰頃王之后年之太后故曰頃太后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

師古曰相者王之相

年使從季父

往來送迎則師古曰宗室諸從也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

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

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

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爲王太子買爲梁共王師古曰共讀曰恭次子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皆呂孝景中六年同日立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呂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悍勇也昏暴私與其奴亾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殺人取財物呂爲好如淳曰呂是爲好喜之事也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上庸國除爲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亾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亾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其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

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恭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

王有鬻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鬻西雲雷之象呂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爲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鬻古雷字直千金戒後世

善寶之母得呂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

命毋得曰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

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

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

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呂爲聲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爲門扉所窄太后啼諱師古曰諱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

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呂此使人

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時任后未

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人辱其

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亾去睢陽太守

定國以下

怒已讓梁二千石二千石已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廼

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已下具知之欲已傷梁長吏書

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已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

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不及無已輔王故

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

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

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

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

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

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已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

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復以郎師古曰毆極擊音一口反夜私出宮傳相

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

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

言其父自主婚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遂與園

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

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

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曰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

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曰為夜也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冓音工豆反春秋為

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今

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已惡言按驗既亾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

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獨已偏

辭成臯斷獄亾益於治道汗巖宗室孟康曰巖音漫師古曰巖音秣謂塗染也已內亂之惡披

布宣揚於天下非所已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

化也臣愚已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已厚聘

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廼驗

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巨三者揆之殆非人情

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

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

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著明也而反命於下吏

師古曰使者還反呂清白之狀付有司也巨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汗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

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巨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

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

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

持節即訊師古曰就問也至後書傳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策之言諄暴

妄行師古曰詩乖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比猶頻也不

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

調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調諍辭也抵音丁禮反調音來直反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

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

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傅相中尉皆

巨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

益深傅相巨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

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巨質性下愚

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巨仁誼輔翼

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

和更相舛伺師古曰更音工衛反宮殿之裏毛毳過失亾不暴陳當伏重誅巨

和更相舛伺師古曰更音工衛反宮殿之裏毛毳過失亾不暴陳當伏重誅巨

和更相舛伺師古曰更音工衛反宮殿之裏毛毳過失亾不暴陳當伏重誅巨

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數蒙聖恩得見貴赦師古曰貴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

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師古曰僵仆倒地也徵幸得踰於

須臾師古曰黃符踰冬月而減罪也謹言實對伏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

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

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

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言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曰愛親然會漢家隆

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亾厭

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三王傳第十七終 漢書四十七

賈誼傳第十八 漢書四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言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

也屬音之欲反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師古曰秀美也甚幸愛文帝初立聞

事焉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徵言為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

召言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遺議事

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言

為能文帝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誼言為漢興二十

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

其儀法師古曰草謂創造之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師古曰更改也文帝謙讓

未皇也師古曰皇服也自以為不當改制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

也

之於是天子議曰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

師古曰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

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曰誼為長沙王太傅誼

既已適去師古曰適讀曰適其下亦同意不自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為賦曰弔

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其終篇曰

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曰自論師古曰論譬也

其辭曰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誼命也竢罪長沙師古曰竢古侯字侯待也次聞屈原兮自

湛汨羅師古曰汨古剛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湛讀曰沉汨音莫歷反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

託其流也造音千到反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張晏曰造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中也無中正之造一曰極止也烏虜哀哉

今逢時不祥師古曰不祥讀曰呼鸞鳳伏竄兮鴟鴞鷃翔師古曰鴟鴞鷃怪鳥也鴟鷃聲之鳥也鴟音尺夷反鴞音干驕

反鸞音休關茸尊顯兮讒諛得志師古曰關茸下材不肖之人也關音可蓋反茸音人勇反賢聖逆曳兮方正

倒植師古曰植立也音值謂隨夷溷兮應劭曰隨下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溷濁也音胡困反謂

距踊廉音奇曰師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蹻師古曰距音之石反踴音居畧反莊周云盜距柳下惠之弟蓋萬言也莫邪為鈍兮應劭曰莫邪寶劍因以冠名鈇刀為鋸音灼曰世俗為利為鋸徹師古曰音弋占反干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

言屈原無故遇北禍也師古曰生先生也幹葉周鼎師古曰幹轉也音管寶鼎瓠兮鄭氏曰康瓠九盆底也爾雅曰康

騰駕罷牛駮蹇驢兮師古曰罷讀也驥垂兩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駕鹽車也章父薦

屨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屨反在上也文讀曰甫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

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師古曰離遭也諄曰李奇曰諄告也張晏曰諄離也師古曰諄音諄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師古曰

人不知我也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鬱也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

遠去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沕淵潛曰自珍

鄧展曰沕音昧張晏曰潛藏也倮倮獺曰隱處兮服虔曰倮音鼻應劭曰倮倮水蟲害魚者也倮背也欲舍倮倮從神龍遊也師古曰倮音面夫豈

從蝦與蛭螾服虔曰蝦水蟲螾今之蟬螾也孟康曰言龍自絕於倮倮况從蝦與蛭螾也師古曰蝦亦水蟲也日蝦音質螾字與蚘同音引今合韻當音弋人反螭音丘謹反

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兮係而羈兮豈云異夫

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般孟康曰般音班般反也紛紛構說意也師古曰般音孟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離遭也郵過也亦

此雖云但目擊則皆
傷屈子一辭身當從
李注顏氏非也史記故
作幸父義元明殷有
盤桓不去謂未從素
濁世即下依此都也
以蘇音作蘇

夫子之故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傅不足哀傷何用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

輝而下之師古曰八尺曰仞千仞言其極高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細之人

險阨之證故重擊其初而高去彼尋常之汗濱兮豈容吞舟之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水不泄為汗音一胡反又

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如淳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長數里音灼曰小木

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坐隅音才則反服似鴉音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雞體有文

不祥鳥也誼既已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

已為壽不得長廼為賦已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太歲在

庚子日斜服集余舍孟康曰日斜日映時止于坐隅貌甚閒暇師古曰閒讀曰

異物來啐私怪其故孟康曰啐音萃萃聚集也發書占之識言其度師古曰識驗也

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者言如其美稱也吉虛告

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遲也服廼太息舉首奮翼口不

能言請對已意師古曰已意合讀宜音意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

形氣轉續變化而嬗師古曰嬗音如嬗謂變也蘇林曰相傳與也

勿穆亡閒胡可勝言師古曰勿穆深微貌胡何也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

伏師古曰此老子德經之言也倚音於綺反憂喜聚門吉凶同城師古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疆大夫差已

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斯遊遂成卒被

五刑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伏五刑傳說胥靡廼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為

夫禍之與福何其糾纏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繩索相附

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極止也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

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塊北無垠

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鳥識其時師古曰鳥猶何也且夫天地為鑪造

天不可

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塊北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塊音鳥朗反凡音於點反

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師古曰以冶鑄爲喻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

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孟康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

生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合韻音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

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今者死權品庶每生臣

曰謂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悲懷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林爲利所誘誅也

孟康曰每貪也師古曰品庶猶庶品也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儂

古曰誘誅之誅則音成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若囚拘李奇曰第音塊蘇林曰音人肩儷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

惡積意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臣瓚曰言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也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真人恬漠獨與道

息師古曰恬安也漢靜也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智而亡其身也師古曰喪合韻音先郎反寥廓忽荒與

道翱翔師古曰荒音呼廣反乘流則逝得坎則止孟康曰易坎爲險遇險難而止也縱軀委

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澹音徒濫反澹辱若深淵之靚汜

辱若不繫之舟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靚與靜同凡音數劍反不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服虔曰道家養

空虛若浮舟也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已疑師古曰蒂芥小艱也蒂音丑芥反後歲

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

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禮師古曰禱福也借釐字爲之耳言受神之福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

道所已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臣爲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

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臣得失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是時匈奴彊侵邊天

下初定制度疏濶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師古曰儗比也上比於天子儗音擬淮南濟北

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臣建師古曰臣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其大

略曰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

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已疏舉師古曰言不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

已安已治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吏反此下並同臣獨臣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

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

曆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曆置也音子故反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

何曰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槍音濟濟踰踰不安貌也音灼曰槍音鎗吳人罵楚人曰鎗

儻攘亂貌也師古曰音音是儻音仕庚反攘音女庚反非甚有紀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

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

孰急師古曰言一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

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

四荒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

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

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

安之執成長治之業曰承祖廟曰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曰幸

天下曰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曰為萬世法程師古曰程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曰陛下之明達

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其具可素陳

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息忘也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稽考也驗之往古按之當今

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曰易此師古曰易改也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秦大其勢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鄭說是也

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惑也甚非所曰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

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榮陽也師古曰鄉讀

曰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師古曰

下更反曰行音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權力且

十此者虜師古曰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

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畧也音丁禮反

其下亦同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曰上徧置私人如

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

日中必萋操刀必割孟康曰萋音衛日中盛者必暴萋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萋是謂暴曬之也曬音所

今今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謂暴曬之也曬音所

屬而抗到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到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

夫曰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曰危為安曰亂為治假

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臣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

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

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

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

臣有臣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殺

非有次室之執曰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臣瓚曰

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師古曰塵與僅同塵材之不逮

至遠也高皇帝曰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曰王諸公多

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師古曰惠古德字渥厚也音握然其後十年之

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校也競也又非身

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曰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尚有叩諉者曰疏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

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

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師古曰共讀曰恭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

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

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

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擅爵人赦死

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

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應劭曰圍精正視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

師古曰言驚愕也

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夫秦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師古曰始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欲發言節

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

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已然同姓

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既有徵矣師古曰徵證驗也其執盡又復然殃既

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既明帝處之尚不能已安後世將如之何屠

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

也頓讀師古曰解文節至於體髀之所非斤則

則斧師古曰體髀骨也體髀上也言其骨大故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

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體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

嬰已芒刃師古曰嬰統也臣已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

晉灼曰一國皆反誅何不師古曰柔前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

稀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

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

雖已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今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

今存可也晉灼曰事勢可存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皆

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已義國小

則亡邪心師古曰使已義使之遵禮義也今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

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

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

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已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

曰分音扶問反次下亦同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已

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諸侯之地其削頗

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

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所曰數償之二寸之地一人之

眾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誠曰定治而已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下無倍畔之心

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

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細

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古曰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

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

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師古曰憚畏難天下之執方病大瘡如淳曰

瘡師古曰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師古曰幾並平居不可屈信

師古曰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失今不治必為痼疾

疾師古曰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病非徒瘡也又苦蹶蹶

師古曰蹶古蹶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蹶今所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

於文帝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元子之子

也師古曰惠王親者或亡分地曰安天下師古曰廣立蕃屏則天疏者或制大

權曰偏天子師古曰偏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蹶可痛哭者此

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

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嫚為天下

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而漢歲致金絮采繒曰奉之夷狄徵令是主

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今號令也操謂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師古曰共

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

人乎師古曰顛倒如此而不能解非實倒懸而已師古曰實又類辟且病瘵服虔

心雖云如此則其傳之後
文帝子孫亦曰既夫之將
後憤於蹶戾乎其言也
味大體

病不能行也師古曰辟足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

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五尺

臣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斥侯望烽燧不得卧文穎曰邊方備

吏被介冑而睡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

謂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巨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舉

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進謀者率巨為是固不可解

也亡其甚矣師古曰無治安之具臣竊料匈奴之眾師古曰料量也音聊不過漢一大縣巨天

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巨臣為屬

國之官巨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

說而答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巨漢事告匈奴也

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師古曰聽天子之命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

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巨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

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

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如牙條巨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人之織成巨為要襪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裝其

內之閑中服虔曰閑騎從之象也是古天子后服所巨廟而不宴者也師古曰入

而庶人得巨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統之裏捷巨偏諸

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巨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古者巨奉一帝一后而

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

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自衣阜綿師古曰綿厚縞也音徒奚反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巨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師古曰孽庶幾

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亡寒

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

者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亡寒

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屈音其勿反盜賊

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如淳曰好為大語者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

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師古曰謂商鞅并心於進取

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自身為質也贅音之銳反分音扶問反借父糧

鉏慮有德色師古曰糧摩田器也言曰糧及借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糧音憂毋取箕箒立而諄語服虔曰

也張晏曰諄責讓也師古曰張說見也諄音臨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

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曰說讀曰悅稽音工奚反其慈子者利不

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有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然并心而赴時猶

曰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厥師古曰蹙謂拔而取之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所求者得也終不知反廉

愧之節仁義之厚師古曰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伸一曰信任天下

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曰大賢起之威

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

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已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

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

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箱

曰廟無東西箱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刻音輟寒兩廟之器如淳曰舉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舉取

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晝書目也言白者謂不陰助也剽劫也音頻妙反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服虔

曰吏矯偽徵發盈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也幾近也言詐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

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已為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歛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

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曰簿書不報期會之間曰

為大故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曰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

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慮不動於耳目自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音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

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俗吏之所務

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引削書札筐篋所引盛書而不知大禮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

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此非天之紀理也

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師古曰

曰植建也僵偃也音疆筦子曰師古曰筦與管同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呂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呂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

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

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為虛師古曰幾讀曰虛謂丘墟今四

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師古曰幾讀曰莫次下亦同豈如今定經制

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師古曰眾信謂共為忠信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

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可為長太

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

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

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

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曰禮師古曰禮迺始也使士負之有司齊

肅端冕師古曰齊讀曰齋見之南郊見于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

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昔者成王

幼在緝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

體傳傳之德意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傳輔也道其下亦同此三公之職也於是

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

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曰道習之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

詩云緇綱維之楫音集又音接

有道術者曰衛翼之師古曰佛音徒繼反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

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

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

嘗之師古曰者讀曰嗜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宜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如匹之色則入于學學

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

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

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師古曰踰與踰同謂越制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

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惠智長而

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徹膳之宰

師古曰有進善言者則諫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木師古曰譏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諫

擊鼓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口者也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

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

朝朝日秋暮夕月所曰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曰朝夕曰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遙反春秋入學

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字與饋同所曰明有孝也行曰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解

在禮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齊又作茨並音律私反趣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

並音竹仲反所曰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

肉故遠庖厨所曰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夫三代之所曰

長久者曰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

也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反罪也音居謁反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

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

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

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曰道

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

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曰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

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秦世之所曰亟絕者其轍跡可見

也師古曰亟急也音然居力反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

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

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

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巳師古曰貫音工宦反夫胡粵之

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師古曰耆讀曰嗜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

通行者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父之行不能易事也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

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

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

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

若夫慶賞曰勸善刑罰曰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

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猶反也然而

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

善遠暴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與暴而離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

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而衆人齊等然能先自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為入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棄置也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

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曰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

之所積在其取舍曰禮義治之者積禮義曰刑罰治之者積刑罰

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曰

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曰德教或歐之曰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歐與驅同下皆類此道之

曰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曰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

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

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

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

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

器亡曰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

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

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益於世下憎

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

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曰其事觀之則言者莫

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

服周秦事曰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地

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

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

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官之長延及庶人等

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

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

廉恥節禮曰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曰黜削之辱不及

大夫曰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師古曰

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蹙音丁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

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辱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曰

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曰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

伯父伯舅也

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

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答

馮棄市之法

蘇林曰馮音罵

然則堂不亡陞虜被戮辱者不秦迫虜師古曰迫迫天子也

廉恥不行大臣無避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虜夫望夷

之事二世見當巨重法者

如淳曰決罪曰當閭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

投鼠而不可器

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且苴履

師古曰苴音履中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且敬畏

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

若夫束縛之係縲之

師古曰縲謂曰長繩係之也縲曰先列反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

編次列也

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

師古曰笞音彭

始非所曰令眾庶見也夫寒賤

者習知尊貴者之一且吾亦遇可且加此也蘇林曰知其刑非所且習天

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

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

滅之

師古曰音胡剛反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

鄭氏曰釁漆面曰易貌吞炭曰變聲

也師古曰釁黑也呂毒藥熏之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入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

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

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虜列士人主使然也故

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

自爲也頑頓亡恥

師古曰頑讀曰鈍

夷詭亡節

師古曰夷詭謂無志分也夷音胡結反詭音后

廉恥不立且

不自好

師古曰自好猶言自喜也好音呼倒反

苟若而可

師古曰苟若猶然

見利則逝見便則奪

師古曰逝往也

主上有敗則因而撻之矣

服虔曰音撻起師古曰撻音式延反

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

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

於人主爲不便也便音頻面反

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

蘇林曰粹純也言其執悉在羣下

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

刑不至大夫所且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

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曰盛飯也方曰簠坐汗穢淫亂男女亡

別者不曰汗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

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音人亮反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曰諱

之也師古曰諱古呼字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

何問也域師古曰聞譴何則白冠薨纓鄭氏曰曰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

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契請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

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曰平法治之也加劍當自刎也或曰殺牲者曰盤水取頸血

故示若此也師古曰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

曰應如二說皆是自廢而死弛音式爾反上不使人頸蓋而加也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師古曰

大舉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摔抑而刑之

也師古曰摔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摔音才乞反曰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吾遇子有禮矣遇

有禮故群臣自意師古曰意讀曰喜音許吏反意好也好為志氣也嬰曰廉恥故人矜節行師古曰

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為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

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

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

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恥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此謂此

方也使忠臣已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彼且

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

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音扶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

可曰託不御之權可曰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

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此之不為而

顧彼之久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故曰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撮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是時丞相絳侯周

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

曰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
 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曰代王入即位後分代
 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
 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
 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
傳世也 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漢法不得行矣陛下
 下所曰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扞得宜則嗣王安固
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 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
 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 適足曰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為其所吞食
 足曰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曰為餌豈可謂
 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曰自託於鄉黨人
 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曰王功臣反者如蝟

毛而起師古曰蝟蝟也其毛為刺音謂 曰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誼諸

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 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
斬讀與芟同謂芟刈之 東面最北出師古曰 畢曰為王師古曰 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曰成大功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 而縣屬於漢師古
縣而屬漢 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
也 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 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

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曰益淮陽而為

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 與東郡曰益梁不可者可
 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曰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鄴潁川縣也鄴 淮

陽包陳曰南捷之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 則大諸侯之有異心

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曰抑齊趙淮陽足曰禁吳楚陛下高枕終
 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 當今恬然適

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

勞力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高

拱日成六國之既難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師古

曰畜讀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

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師古曰財與裁同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

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

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

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贊曰謂呂恩接持而

續也猶今人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

知其臯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曰王死之不

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曰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此人

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

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

主也發憤快志剡手曰衝仇人之仇師古曰剡利也音也再反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

人俱滅斃也靡碎也音武皮反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夫

擅仇人足曰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雖割而為四四子

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

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師古曰刺謂刺吳王荆軻刺秦所謂假賊兵為虎

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隊馬死李奇曰文三

言勝為有兩名誼自傷為傅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

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言迺分齊為六國盡

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

盡立厲王三子呂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四齊王合從舉兵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齊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咨反西鄉京師師古曰鄉讀曰嚮梁王扞

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

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師古曰言繼其家業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

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尹管仲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

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日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誼也自追觀日下並史家之詞

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制度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

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投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欺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日壞其比賜之盛食珍味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日壞其耳賜之高堂蓬室府庫奴婢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日壞其心此五餌也

其術固日疏矣誼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

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曰掇拾也音丁況反

賈誼傳第十八 西川忠厚氏關西南 漢書四十八

爰盜鼂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漢書四十九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爰盜字絲其父楚人也師古曰盜音一浪反故為羣盜徙安陵師古曰群盜者群衆相隨而為盜也高后

時盜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盜兄噲任盜為郎中師古曰盜為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中也絳

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師古曰意甚自得也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盜進曰

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盜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

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微細也是時絳侯

為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

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

讓師古曰如似也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師古曰莊嚴也

已而絳侯望盜曰吾與汝兄善今兒迺毀我師古曰望責怨之也盜遂不謝及

絳侯就國人上書告呂為反徵繫請室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諸公莫敢為言

唯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頗有力絳侯迺大與益結交淮南

厲王朝殺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居處驕甚益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

適削地師古曰適讀曰謫上弗許淮南王並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

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益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呂

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

為呂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

病死聞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聞聞於天子也上輟食哭甚哀師古曰輟止也益入頓首請臯師古曰自責呂不强諫也

上曰呂不用公言至此益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

高世行三此不足呂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益曰陛下居代

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眠也睫音接湯藥非陛下

口所嘗弗進夫曾參呂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呂王者修之過曾

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師古曰顛與專同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

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陛下至代邸西

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鄉讀曰嚮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下於

由由不受也陛下五呂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呂苦其

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益繇此名重朝廷

子種為常侍騎諫益曰君眾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譖毀之言其過惡

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益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

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

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益搢轡師古曰搢與擊

上曰將軍怯邪益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

也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

張曰益引大體首曰益
趙談李深判之

下騁六飛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

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

所坐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及坐郎署長布席蓋引御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

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御慎夫人坐也師古曰御謂退而與之也坐音材附反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蓋因

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曰立后慎夫人適妾

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曰為慎夫人

適所曰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張晏曰賊夫人也於是上迺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入語慎

夫人慎夫人賜蓋金五十斤然蓋亦曰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

隴西都尉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徙為吳相辭

行種謂蓋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彼不上書

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師古曰無

何言更無餘事如此幸得脫蓋用種之計吳王厚遇蓋蓋告歸道逢丞相申

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蓋還媿其吏師古曰慙不見禮也乃之丞相舍

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人通名也求見丞相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開師古曰欲因開

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

受私語蓋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師古曰度量也與猶如也丞相

曰不如蓋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

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迺為林官蹶張遷為隊帥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師古曰帥音所類反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

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

善何也欲曰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曰益聖而

君自閉箝天下之口師古曰箝箝也音其炎反而日益愚夫曰聖主責愚相君受禍

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迺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

客蓋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蓋輒避蓋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

此瞻云非著長亦從
幸上林職日布席身
未必天子幸署也
馮注恐非

此瞻云何猶言
也對上利治句

此語是時不直錯者
已多矣及及問既至錯不
聖壽長食進賢知
先事此仇此固舉相
所切齒也夫史公諸侯
若難不急進投欲報
仇及以正軀可謂切而
矣

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盜受吳王財物抵
臯詔赦呂為庶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
爰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
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今兵西向治之何益
且盜不宜有謀如淳曰盜大臣錯猶與未決師古曰與人有言盜盜恐夜
見竇嬰為言吳所呂反願致前口對狀師古曰至天嬰入言上廼召盜
盜入見竟言吳所呂反獨急斬錯呂謝吳吳可罷上拜盜為泰常
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
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盜呂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欲殺之使一都尉呂五百人圍守盜軍中初盜為吳相時從史
盜私盜侍兒文穎曰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
侍者通廼亡去盜驅自追之師古曰驅馳遂呂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

盜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盜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廼悉呂其
裝齎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醇者會天寒士卒飢渴
飲醉西南陬卒卒皆卧師古曰陬隅也飲音於禁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
且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
史盜侍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吾不足繫公師古曰
字也音力瑞反司馬曰君弟去師古曰臣亦且亡辟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君何
患廼呂乃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司馬與分背師古曰
去盜解節施懷之如淳曰不屣步行七十里如淳曰著屣明見梁騎馳去
遂歸報文穎曰梁騎將擊吳楚者也師古曰吳楚呂破上更呂元王子平陸
侯禮為楚王呂盜為楚相嘗上書不用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
相隨行鬪雞走狗師古曰湛雒陽劇孟嘗過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
有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博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孟雖博

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存師古曰凡人在

生不能無夫且叩門不臣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瓚曰凡人之於赴難

緩急之事是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不臣在亡為辭師古曰或實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文穎曰

弟也今言分疏矣今公陽從數騎鄧展曰陽對也晉灼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鄧說是也且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

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師古曰多猶重盜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

策梁王欲求為嗣盜進說其後語塞師古曰塞不行也梁王曰此怨盜使人

刺客刺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迺見盜曰臣受

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盜心

不樂家多怪迺之倍生所問占蘇林曰音栝文穎曰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也師古曰蘇音文說是還梁刺客

後曹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晉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責通請錯匪躬之故曰韻而言晉音是也潘岳西征賦乃讀為錯維之錯不可依也學申

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

師曰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百石史主故車錯為人峭直刻深師古曰峭直與峭

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

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

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詔曰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遷博

士又上書言人主所宜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曰知術數也

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宜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宜忠孝

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

曰皇太子亡曰知事為也師古曰言何用知事臣之愚誠曰為不然竊觀上世

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

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師古曰說謂所說之義也夫多誦而不

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師古曰說謂所說之義也夫多誦而不

此曉云秦時括生景帝時猶以自食

李三以等議論時戰國已秦之餘雖習俗移人故不能相也反以實生傳梁王定不枉垂夫宜

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

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曰陛下為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竊

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曰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

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曰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索之盛物也是時匈奴

彊數寇邊上發兵曰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曰來胡虜數

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

略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

氣百倍師古曰益奮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永挫折也自高后曰來隴西三

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

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眾同起破傷之民曰當

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

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

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

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

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澱謂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

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中木所在師古曰中古草字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

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屬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

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師古曰遠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

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

楯三不當一藿葦竹蕭師古曰藿亂也葦葦也蕭蒿也藿音完中木蒙龍支葉茂接師古曰蒙龍覆蔽之貌也

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師古曰劍鐵杷短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

精動靜不集師古曰趨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

此曉云為將者必先使年服其
其利而後其兵可用今反先
其利而後其兵可用今反先
其利而後其兵可用今反先
其利而後其兵可用今反先

龍音來
東反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失師古曰金鉅也鼓所此不習勦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

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應劭曰袒裼肉袒也師古曰裼音錫弩不可言及遠與短兵同

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此將不省兵

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言其卒予敵也卒不

可用言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言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言其國

予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執險易異備

師古曰易平也音弋豉反夫卑身言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言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言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相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

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與猶如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師古曰仄古側字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

困師古曰罷讀曰疲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

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撓曲

也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濶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

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

能當也林官騶發矢道同蘇林曰騶音馬騾之騾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

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最字其音同耳林官有材力者騶發騶發矢言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準臬也蘇音失之矣臬音牛列反即謂

也師古曰說非也師音息嗣反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曰薄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

給也師古曰給謂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言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

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眾言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言一

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言大為小言彊為弱在俛仰

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夫臣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蹉

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音徒結反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

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

衣勁弓利矢益曰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

師古曰輯 曰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曰此當之平地通道則曰

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曰眾張晏曰衡

無勞借音 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

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 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李奇曰三者得地 書言狂夫

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

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曰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

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

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

兵而不知其孰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

此據云恐文帝懲秦成平
創亂不敢從民實寒後
先將秦所以致亂之故
既明曰生後議者不得而
梳之也

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 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

曰密理謂其肌 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 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

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

於道服虔曰償什也 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曰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

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曰嘗有市籍者又後曰大父母父母嘗有

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

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 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

北者曰計為之也師古曰北 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

則得其財鹵曰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 視死

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

一算之復師古曰復復除 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曰猛火曰 陳勝行戍

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師古曰倡 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曰威劫而

此據云計為之者言自計
不為利而願為之也

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畧反其執易且擾亂邊

竟師古曰竟讀曰境何巨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

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壑師古曰壑古野字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且

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且離南

晦也師古曰晦古晦字也南畝耕種之處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

當上郡北地隴西且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

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纜至則胡又已去

李奇曰纜音裁師古曰纜淺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

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且治塞甚

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木字不知胡人之

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且備之且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

石布渠荅服虔曰蘭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荅鐵疾暴也如淳曰蘭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荅廣九尺袤十二尺

師古曰蘭石如說也是也渠荅蘇說也是也雷音來內反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

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惣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且上調音徒鈞反為中周虎落鄭氏

潘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且沙布其表且視其跡且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且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

田器迺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

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罪令居之也師古曰瓚說也是也復音扶目反不足募且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且

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予冬夏

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且

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

者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

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

者且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且半助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人為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

且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承上句之言謂官為備贖之耳張說非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

師古曰此言能奪得之者且半助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人為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

師古曰此言能奪得之者且半助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人為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

師古曰此言能奪得之者且半助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人為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

助赴胡不避死非君德上也師古曰言非君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

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鬪當成

邊者也君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

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師古曰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君

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甚大惠也下

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稱副也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

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輯與集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

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君實廣虛也師古曰所曰充實寬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

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中木之饒然後營邑立

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

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君輕

去故鄉而勸之新色也師古曰之往也為置醫巫君救疾病君脩祭祀男女

有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

室屋完安此所君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

邊縣君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有假士四里一連

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

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本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讓妄改之耳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

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君成

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君相救

晝戰目相見則足君相識驩愛之心足君相死如此而勸君厚賞

威君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

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

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壹大治則終身劊矣師古曰劊懲艾

也音初 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來而不能困使得氣

去師古曰使其得勝逞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

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

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岐反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

迹所及靡不聞命臣輔其不逮師古曰意所不及者取其言臣自輔也近者獻其明遠者通

厥聰比善戮力臣翼天子師古曰比和也翼助也比音頻寐反是臣大禹能亡失德夏臣

長林師古曰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

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臣安

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臣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

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

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臣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

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臣匡朕之不逮二

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大夫總謂當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焉朕甚嘉之故

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師古曰論告也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

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師古曰永猶深也惟思也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

有所隱上臣薦先帝之宗廟下臣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師古曰休美也

朕親覽焉觀大夫所臣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

之師古曰重音直龍反興自朕躬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之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為有司枉撓也烏虜

戒之師古曰虜讀曰呼三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孟康曰曹窋參子也汝

陰侯臣窋如淳曰夏侯嬰子也賴陰侯臣何文穎曰灌嬰子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

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反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窋等所舉

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臣為輔翼故黃帝得力

牧而為五帝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

五伯長

師古曰筦字與管同伯讀曰霸

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

臣瓚曰講謂講

也議退託於不明

師古曰自託不明是謙退

臣竊觀上世之傳

師古曰謂

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

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

今臣竄等迺臣錯充賦

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

甚不稱明詔求賢之

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

臣竊曰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

師古曰親

理萬機之務

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

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

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

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

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直略反

燭

曰光明亡偏異也

師古曰燭照也

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

澤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

師古曰甘露凝如膏五

穀孰祚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

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

於人事終始愚臣竊曰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

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

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

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

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曰已內怨

及人

師古曰曰已之心揆之於人也

情之所惡不曰彊人情之所欲不曰禁民是曰天

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

名位不失施及後世

師古曰施延也音弋豉反

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

言極諫愚臣竊曰五伯之臣明之

師古曰伯讀曰霸

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

屬之曰國任之曰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

誣

師古曰各察已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

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

師古曰矜謂自伐也

遭患難不避

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曰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曰苦民傷眾而為之機陷也孟康曰機

發也陷曰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

財妄予人也曰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

者賞薄如此歛民財曰顧其功師古曰顧維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

已也其行罰也非曰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師古曰從曰禁天下不

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擧大者罰重擧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

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

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曰傷民師古曰更改也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

曰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

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汚之名師古曰碎讀曰僻騫損也汚辱也事君若此

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曰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

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師古曰與此身不及其臣而

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眾威武之重德惠

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

何足曰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

不寧愚臣竊曰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

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亦不及三王之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

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肯謀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民不用故

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

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及其

末塗之衰也任不肯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師古曰者民力

罷盡賦歛不節師古曰罷讀曰疲矜奮自賢羣臣恐諛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為諛諛直為恐懼而為諛諛也恐音丘勇反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曰隨喜意妄誅曰快怒心

法令煩懣師古曰懣痛也言痛害於下懣音千感反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

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已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

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

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

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師古曰倡讀曰

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

天象地覆露萬民如淳曰覆陰也露膏澤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

末除苛解媯文穎曰媯煩繞也師古曰音如紹反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帑師古曰謂除收帑相

除關不坐律亡讀曰無帑讀曰擊非謗不治鑄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自鑄也師古曰非讀曰非通關去塞張晏曰文帝十二年

臯人有期張晏曰早決之也管灼曰刑法志云罪人各曰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師古曰管說也後宮出嫁尊賜孝

悌農民不租張晏曰足用則除租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

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師古曰各就其國也親耕節用視

民不奢師古曰視讀曰示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已安海內者大功

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

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已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

愚臣竊已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

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引神明不

遺而聖賢不廢也師古曰遺棄也不棄神明之德不廢聖賢之名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

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已陛下神明德

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之財質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

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師古曰竟讀曰境其所已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

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然莫能望陛下清光

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
見陛下之光景所及
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

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師古曰言天子虛棄神明之德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

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師古曰究竟也臣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

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少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

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又言宜削諸

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

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盜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臣錯為

內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

心弗便力未有巨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師古曰堧者內垣之外游地也音人緣反門東出

不便錯廼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

錯聞之即請間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堧為門請下

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廼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師古曰呂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

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嘗先斬臣聞廼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

錯曰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

奏上上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所更令三十章師古曰更改也諸侯謹諱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

讓多怨公何為也師古曰讓責也錯曰固也師古曰言固當如此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

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

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臣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

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盜詔召入見上方與

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謂計發之也音徒釣反上問盜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

人虜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

此蟻三孟堅蓋不為斯
對言值已死所謂無
事易高也

此蟻三錯此舉元而陳
其不敗幸矣與李刑名而
不先自律於過過耶

此語云若及景時而不
誠憂傑所必不為盡
言知大計非徒一時為
決以按主志

李云後誅錯而兵不
罷至若之欺也盡雖
誅仇決快其計事心
疎不自來亦危哉

此語云即叙聲公語為
斷案

發序何且言其無能為也盜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
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
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且亂錯曰盜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盜
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
錯趨避東箱甚恨上卒問盜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
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謫
臣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
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
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顧念也誠實也盜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
迺拜盜為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師古曰嘉廷尉古也音區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
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陛下不如自出

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且予吳劉瓛曰徐僮臨淮二縣也錯不稱

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且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

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

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師古曰誑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音下史反錯衣朝衣斬東

市師古曰朝衣朝服也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

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即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聞鼂錯

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且誅錯為名其

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掛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掛音其炎反上曰何

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且尊京師萬世

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師古曰卒竟也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

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

之迺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師古曰漢中之縣多奇計建元年

此唐云張恢生史記作張恢先則師古以鄧先為先生者是也

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一曰先者其名也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

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曰修黃老言顯諸公聞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

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財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時已變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壹說果於用

辯師古曰謂殺龜錯也身亦不遂龜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

經於溝瀆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故贊引之云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

曰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卒趙使赴括為將其毋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毋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曰毋前約故卒得不坐悲夫錯

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爰盎龜錯傳第十九

漢書四十九

漢書四十九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漢書五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師古曰堵音者與兄仲同居曰貲為騎郎蘇林曰

出穀也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囚所知名釋之

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師古曰遂猶達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

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

甚高論師古曰今其議論依附時事也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曰

失漢所曰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師古

口圈養獸之所也音求遠反問上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

對師古曰視其屬也音皆不能對也虎圈嗇夫從勿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師古曰悉謂詳盡也

欲曰觀其能口對嚮應凶窮者師古曰觀猶示也嚮讀曰嚮如嚮應聲言其疾也文帝曰吏不當

如此邪尉曰賴張晏曰材無可恃也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

臣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

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音灼曰喋音牒且秦自任刀筆之

吏爭臣亟疾苛察相高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敝徒文具凶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謂具文

而曰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殞替也解在成紀今陛下曰

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凶其實且下之化

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嚮讀曰響音千故反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

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具言質言淳如

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

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

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

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絲是奇釋之師古曰

曰絲讀與由同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師古曰厠岸之

邊則也解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

在劉向傳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奏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使慎夫人

意懷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曰北山石為椁用紵絮

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斲音側略反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

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其中亾可欲雖亾石椁又何戚焉

師古曰解並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劉向傳

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次下

亦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也聞躡匿橋下久曰為行過師古曰言既天子已過

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躡如淳曰乙令躡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罰

金上怒曰此人親驚我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師古曰公謂不私也今法

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師古曰公謂不私也今法

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師古曰公謂不私也今法

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

師古曰言初執

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

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豈傾天下用法皆為

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

師古曰安焉也錯置也音干故反

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

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

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

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亾道迺盜

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曰法奏之

師古曰法謂常法

非吾所曰

共承宗廟意也

師古曰共讀曰恭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

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

然曰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

張晏曰不欲指言故曰取土喻也師古曰杯音步侯反謂讀杯為杯勺之杯非也

杯非應盛土之物也

陛下且何曰加其法虐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

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

平迺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文帝崩景帝立釋

之恐

師古曰曰嘗勅帝不下司馬門

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

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

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

師古曰鞮首武伐反

顧謂釋之為我結鞮釋之

跪而結之

師古曰結讀曰係

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亾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

使結鞮欲曰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

為淮南相猶尚曰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

曰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曰孝著為郎中署長

鄭氏

曰曰至孝聞也師古曰曰孝得為郎

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

安在

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曰為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

具曰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

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

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已猶耳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師古曰

曰大父祖父也帥音所類反將音子亮反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

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說迺拊髀曰師古曰嗟乎吾獨

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陛下雖有

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

亾間處辱師古曰何不問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

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曰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言吾

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闕曰

內寡人制之闕曰外將軍制之韋昭曰門中轂為闕師古曰音牛列反軍功爵賞皆決於外

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

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音芳目反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二千匹師古曰設張弩也音遣

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耳服虔是也是曰北逐單

于破東胡滅澹林鄭氏曰澹音澹石之擔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西抑疆秦

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幾音鉅依反伯讀曰霸後會趙王遷立蘇林曰其趙幽王其

母倡也師古曰倡樂家之女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曰為秦所滅

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

殺牛服虔曰私假錢也曰饗賓客軍吏舍人是曰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

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置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百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

吏曰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曰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

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

作之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

死罪文帝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已為雲中守而拜

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戰之士也十年景帝立已唐為

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迺已子遂

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文穎曰六國時衛弱但稱君也至黯

十世世為卿大夫已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為官已嚴見

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

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已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

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比音頻寐反不足憂

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已便宜持

節發河內倉粟已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辜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上賢而

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迺召為中大夫已

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

擇丞史任之如淳曰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

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簡傲也音居庶反面

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已此不

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益

之為人應劭曰傅伯梁人為孝王將素抗直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已數直諫

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

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

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

李三印此可以章武帝
三威德兵王父中子所
以效也

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師古曰數音所具反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

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辱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

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角

反瘳與愈同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人

巨瘳人師古曰瘳勝也讀與愈同然云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責育弗能奪也師古曰孟

責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責音奔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

中上踞廁視之如淳曰一則瀾也孟康曰廁牀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

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黯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也

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

曰更定律令為廷尉師古曰史改也黯質責湯於上前師古曰質對之也曰公為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

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紛亂而改更也而公曰此無種

矣師古曰言當誅及子孫也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

謂刀筆吏不可謂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大目而視

矣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仄古側字也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閒常言與

胡和親毋起兵師古曰每因別隙而言也上方鄉儒術師古曰鄉讀曰嚮尊公孫弘及事益多

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曰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

徒懷詐飾智曰何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

陷人於罔曰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誅之曰事師古曰曰事致其罪而誅也弘為丞相迺言上曰右內史界部

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數歲官

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

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師古曰下音胡綠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曰不拜

黯曰夫曰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曰言能降貴曰禮士最為重也大將軍聞愈賢

此瞻之自為太子洗馬
印在莊見悼帝固已
信之於素矣非精誠
也此得此於君臣之際

李三切中

此瞻之自為太子洗馬
印在莊見悼帝固已
信之於素矣非精誠
也此得此於君臣之際

黠數請問曰朝廷所疑遇黠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黠曰黠好

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師古曰說音式鏡反上既數征匈奴

有功黠言益不用始黠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

稍貴與黠同位黠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

黠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黠褊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褊慳也望怨也見

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黠罷上曰人果不可

巨無學觀汲黯之言曰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居無何匈奴

渾邪王帥眾來降師古曰渾音加明昆反漢發車一萬乘縣官以錢從民貫馬師古曰賈音加明昆反

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黠曰長安令以罪獨斬臣

黠民迺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曰縣次傳之何至令天

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師古曰罷讀曰疲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

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黠人請間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曰夫

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巨鉅

萬百數師古曰即數自鉅萬也臣愚曰為陛下得胡人皆曰為奴婢賜從軍死者

家鹵獲因與之曰謝天下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塞滿也今縱不能渾邪帥數

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

安中而文吏繩巨為闕出財物如邊關乎應劭曰闕安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

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關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巨謝天下師古曰贏餘也音弋威反又巨微

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

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

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巨為

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郊謂交道要之處也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

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己為填溝壑不復見

陛下師古曰填音大賢反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今病力師古曰力

此語曰懼深楚之間有發以監鎮守之身此固重寄也

也謂其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

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即召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顧謂思念也吾徒

得君重師古曰徒但也重威重也卧而治之黥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黥棄逐居郡不

得與朝廷議矣師古曰與讀曰後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且距諫詐足且飾非

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

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且御主心外挾賊吏且為

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

不敢言黥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黥與息言抵

息罪令黥且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

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且黥故官其弟仁至九

卿子偃至諸侯相黥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黥為太子洗馬安文深

巧善宦四至九卿且河南太守卒昆弟且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

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服虔曰景帝王皇后兄也信任宏蘇林曰任保舉官亦再至九卿然

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黥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

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

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且任俠自喜脫張羽於腕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脫音作活反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臣瓚曰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開靜可且請賓

謝賓客夜且繼日至明且常恐不徧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

恐不稱師古曰恐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

士也師古曰大父謂祖父行音胡浪反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

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且武安魏其時議師古曰議田及實嬰事貶秩為詹事遷為

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且貴賤且雷門下者執賓主之

禮曰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然其

餽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

師古曰候天子間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又如

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常引曰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

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曰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

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

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和音胡卧反不敢甚斥臧否漢征匈奴

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

儻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作儻也師古曰儻謂受顧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儻音子就反人多逋負司馬安

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曰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

史遷汝南太守數歲曰官卒昆弟曰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

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師古曰落散也當時

死家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蘇林曰邳音圭京兆縣名也賓客亦填門師古曰填滿也

及廢門外可設爵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

其門師古曰署謂書之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

賤交情迺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

如是亦何曰成名哉楊子曰為孝文親詘帝尊曰信亞夫之軍師古曰揚子謂揚雄也信讀曰伸曷為不能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曰此言激文帝也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

此深答景
不能曰張汲

此言當時直諫
何言及李博及
趙和承意又及注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漢書五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山受學祛

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嘗給事潁陰侯

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論名曰至言其辭曰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臣直諫主不避死亾之誅者臣山是也

臣不敢言久遠諭願借秦臣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

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曰單韋為帶無飾也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

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

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眾也盜賊皆依山為阻故云滿山也使天

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與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諱天下

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諱字與呼同諱也也音火故反嚮讀曰響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

此略云阿房注中後
一從近是些史記也
皇年紀云阿房宮未
成欲更擇名之
作宮阿房故天下謂
之阿房宮則阿房
乃地名并近也之解
為積其地在渭南
上林苑中東方相傳
所稱阿城其遺址也

至雍離宮三百

師古曰此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

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

之殿殿高數十仞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呂其去咸陽近且

號阿房阿近也八尺曰仞

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

師古曰撓屈也

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眾騎馳騫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撓撓音女孝反

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

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

海之觀畢至

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畢盡也瀕音類又音賓字或作濱音義同

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

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服虔曰作壁如甬道築也曰鐵椎築之師古曰築令堅實而使隆高耳不為甬壁也隱音於斷反

樹以青松

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

山吏徒數十萬人

師古曰吏呂督領徒呂役作也

曠日十年

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

下徹三

泉

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

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

師古曰錮謂鑄而合之也音固

被以珠

玉飾以翡翠

應劭曰雉曰翡翠曰翠臣瓚曰異物志云翡翠赤而大於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雌雄異名也被音皮義反

中成觀游上成

山林為葬壘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謂地塊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顆猶穢類小冢也音灼曰東北人名一塊為蓬顆師古曰蓬顆之說皆非謂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瓚此言對塚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類音口果反

秦言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餒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已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

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言蒙死而竭知也

師古曰蒙冒犯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

師古曰磽塉瘠薄也磽音日交反

江臯河瀕雖有惡種

無不狼大

李奇曰臯水邊於地也師古曰狼盛也

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

賢身死亾而道不用

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文王之時

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

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

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

此周之所言與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

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

師古曰雷霆疾雷也音廷

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

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

師古曰特獨也

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

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曰威壓之曰重師古曰則雖有堯舜震動也

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

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吏在前書過失工誦

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記過之史常督誦詩諫師古曰督無目之人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

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誦於道商旅議於市師古曰旅衆也然後

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曰永有天下

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二老於大學親執

醬而餽執爵而酌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酌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為口也音能祝餽在前祝饗在後師古曰

之士使直諫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故曰天子之尊尊養二老視孝也師古曰視

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

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曰為郡縣築長城曰為關

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

勝計也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

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曰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

曰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

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次下亦同一君之身耳所曰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

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弋繳射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亾罪

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師古曰言人人為怨家家為讎故天下

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

於五刑

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二曰為簿籍而稅之盛德之形容蓋帝王之嘉致

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次下亦同

師古曰弋繳射也

師古曰言人人為怨家家為讎

師古曰視

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曰為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曰過堯舜可至

萬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縣石鑄鍾虞服虔曰縣石曰為磬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

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篩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篩曰竹筴為之篩音篩徒音山爾反

自曰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

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繫世廣德師古曰繫古累字自曰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

十世者也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一世周三十六世秦皇帝曰死而自諡法是父子名號有

時相襲也自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死而號曰始皇

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自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

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然身死纔數月耳師古曰纔音財暫也淺也天下四面而攻之

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

也其所自莫敢告者何也亾養老之義亾輔弼之臣亾進諫之士

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曰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媮

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負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

之告也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言天下之壞如水潰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

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

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誦言如辭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又曰濟濟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王曰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天下未嘗亾士也然而文王獨言曰寧者何也文王好

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

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

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亾數師古

曰言心實憂念之不為禮飾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

衰麻經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

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

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

不竭力盡死已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師古曰令善也聞謂聲之聞也

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師古曰術亦作述圖師古曰術以昭光洪業休德師古曰圖謀也

休美也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曰將與堯舜

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士莫不精白師古曰精而為潔白也承休德師古曰精而為潔白也今方正之

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師古曰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毆與驅

同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解弛放也音式爾反百官之墮於事也諸

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師古曰勉厚天下損食膳不聽

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師古曰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去諸苑師古曰賦

農夫出帛十萬餘匹已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

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獨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

府金賜大臣宗族師古曰衣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師古曰衣髮賜之巾憐其衣

諸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

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是已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已相陛下也

師古曰相助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

之所已順陛下也師古曰天下之人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

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

方昭四方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師古曰與印師古曰與射擊兔伐狐師古曰與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師古曰與已夏歲

二月師古曰時已十月為歲首則為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夏音胡雅反定明堂造太學修先

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古者

大臣不媿師古曰媿狎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師古曰言乃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言古者

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

務其方已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日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已稱

大禮師古曰稱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

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

子之廷臣竊愆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

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

鑄錢令山復上書諫曰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

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已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章下詰

責師古曰呂其所上之章今有司詰問對曰為錢者亾用器也而可曰易富貴富貴者人

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今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畜

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曰廣諫爭之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

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曰文辯著名久之吳王曰太子事

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

引秦為論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

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恃也音於綸反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

稱之權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曰為威力固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

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谷反呂

叩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

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

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

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王合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城陽顧於盧

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呂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三

聞其欲立齊王更呂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

此語曰注中如鴻說心與下文詞義相屬宜從之

劉奉世曰自胡涉北河以趙連匈奴吳支越不於斥言之故其辭而之胡攻趙越攻吳四國有怨殺兵不專漢梁淮陽不能助已欲吳王曉其修辭也並文意伯蓋故不可道

淮南之心思墳墓

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欲報怨也師古曰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

大王不憂臣

恐救兵之不專

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五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

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

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

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臣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

之所為大王患也

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奴與王謀素車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

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

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已下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

今臣盡智畢

師古曰

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谷

師古曰底厲也音指

今臣盡智畢

議易精極慮

如淳曰改易精思

則無國不可奸

師古曰奸音干

飾固陋之心則何

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已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

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

師古曰言在下風側

聽高尚美悅大王之行義也說讀曰悅

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鷲鳥繁百不如一

鷲

孟康曰鷲大鷲也如淳曰鷲鳥比諸侯鷲比天子師古曰鷲擊之鳥鷹鷲之屬也鷲自大鳥而鷲者耳非鷲也繁古累字鷲音愕

夫全趙之時

時武力鼎士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師古曰袷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袷音州

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

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

淮南連山東之

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遷嚴道而死於雍也

然而計議不

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師古曰諸謂專諸賁謂孟賁皆古勇士也

故願大王審畫而已

師古曰畫計也音獲

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

自立天子之後使

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

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

儀父讀曰甫

深刻嬰兒王之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小嬰兒者文帝於骨

曰或說

壤子王梁代

如淳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

益已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

應劭曰仆僵仆也濟北王與居

反見誅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已然
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仆音赴
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

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

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
也服虔曰其在乎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
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棧道水

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曰水灌其城破之也兵不留行師古曰言無所稽留不廢於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

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曰入其城陸擊則荆王曰失其

地如淳曰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或曰幾危也此數事於國家皆無危

險之慮也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也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是時景帝少

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校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

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智略惋慨不苟合師古曰悅音口朗反介於羊勝公孫

詭之間師古曰介謂間廁也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讒毀也其下亦同孝王怒下陽吏將

殺之陽客游曰讒見禽恐死而負紿師古曰紿音力端反迺從獄中上書曰臣

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曰為然徒虛語耳昔荆刺燕丹之

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去厚養之

君為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誠若斯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

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為應侯所

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

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

王人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下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武王

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也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曰是曰箕子陽狂接

輿避世張晏曰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師古曰輿音弋於反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

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呂謬聽為後後猶下也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

干剖心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鴟夷受子胥沈之江臣始不信迺今知

鴟夷形師古曰鴟夷即今之盛酒鴟夷勝

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識傾蓋如故

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曰奉

丹事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齎行師古曰之往也藉假也王奢去齊之魏臨

城自到曰卻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曰奢故也義不苟生曰為魏累也夫

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曰去二國死兩君者

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曰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

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呂弊齊終死為燕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軀故曰為喻白圭戰於六城

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曰相知也蘇秦相

燕人惡之燕王按劍而怒食曰馱馱孟康曰馱馱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人惡之於魏文侯文

侯賜曰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師古曰析分也豈移於浮

辭哉師古曰不曰浮說而移心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如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

馬喜臙脚於宋卒相中山蘇林曰六國皆人彼此刑也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

侯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曰國陰事告齊乃誅答數百拉脅折齒師古曰後入秦為相封為應侯掠推也音盧合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

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

不求朋黨之助謂忠信必可恃也畫計也音獲是曰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雍之河雍州之

言狄初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為流又曰江有海河有雍雍音於龍反服虔曰雍州之河非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

者欲速沉也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曰移主上之心師古曰比音頻寐反故百

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曰政應劭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往于之乏資乞食曰自致也甯戚飯牛

車下桓公任之曰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

曼何時也桓公召與語說之曰為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甯脛也薄止也音下諫反曼音莫幹反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

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

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曾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

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曰不朝孔子行蓋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子也

文穎曰子冉子罕也夫曰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曰危何則眾口

鑠金積毀銷骨也師古曰美金見毀眾共疑之數被燒鍊呂至銷鑠護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秦用戎人由余

而伯中國師古曰伯讀曰霸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師古曰齊之二王諡也此二國豈係

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竝觀所見齊同也

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

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

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師古曰侔等也伯讀曰霸是曰聖王覺寤損子之之

心而不說田常之賢應劭曰燕王賢賢其相子之欲禪曰燕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

說讀曰悅說讀曰悅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刻死者觀其胎產師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修之故功業覆於

天下師古曰覆猶被也何則欲善凶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

其仇而一匡天下張晏曰寺人勃鞞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袪及文公即位用其言呂免呂郤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為相師古曰伯讀為霸下皆類此

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曰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

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師古曰卒終也越用大夫種之謀會動吳而

伯中國遂誅其身是曰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繒丘之封人謂之曰吾

聞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眾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眾

仲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溢聘之欲曰為相師古曰仲子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

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之也素謂心所向也墮肝膽施德厚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師古曰無所吝惜也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

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師古曰此言被之曰恩則用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

則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

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刑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曰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核劔相

眇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燔木根柢輪困離奇蘇林曰柢音蒂張晏曰柢根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

此語云監本無荆字以注身之是也不必以史記添補

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離音力爾反奇音於綺反一曰離奇各讀如本字而為萬乘器者曰左右先為之

容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也容謂彫刻加飾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祗怨結而

不見德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瘳而愈之蛇銜明珠曰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卽卞和所獻之玉耳祗適也音支有人先游則枯木

朽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樹立也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

羸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瘦也一曰羸謂無威力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曰伊尹管仲懷龍逢比

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開謂陳說也

則人主必襲校劍相眄之迹矣師古曰襲重也言躡其故跡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

枯木朽株之資也是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圖轉

者為鈞曰其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非陶家轉象天也而不牽乎卑亂

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為佞人奪其計也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

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曰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師古曰匕首短劍也其首類匕便於用也周文

王獵涇渭載呂尚歸曰王天下應劭曰西伯出遇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左右而亾

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故若烏鳥之暴集何則曰其能越攀掬之語馳域

外之議師古曰攀音力全反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師古曰昭明也曠廣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

牽帷膚之制孟康曰言為左右便僻侍帷膚臣妾所見牽制矣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

不可羈係也皁歷也揚雄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歷曰皁皁音在早反此鮑焦所曰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忍時之不用

已采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謂菜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曰私汗義底

厲名號者不曰利傷行師古曰底厲言其自修廉隅若磨厲於石也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師古曰曾子至孝曰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音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師古曰寥廓遠大之度也

回面汗行曰事諂諛之人師古曰回邪也汗不潔也音一故反或曰汗曲也音一胡反而求親近於

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師古曰堀與窟同澤無水曰藪安有盡忠信而趨

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

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

作甬道朝太后爰益等皆建呂為不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天子不許梁王怒

令人刺殺益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

有謀陽爭呂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

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迺思陽言深辭謝之齋呂千金令求

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師古曰素與相知也年八十餘多奇計

即往見語呂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

誅誠難解也呂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

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呂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

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鑊始皇下殿左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為母子如初始皇非能說其言也迺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讀曰悅茅焦亦塵脫死如毛

陽師古曰塵少也言纔免於死也謹音巨刃反故事所呂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安焉也之往也

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

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

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呂為眾不可蓋師古曰蓋覆蔽也

也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

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

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益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師古曰間謂空際無事之時

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師古曰使令謂役使之人也令音力成反愚竊不自料

願有謁也師古曰料量也謁告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

下無有師古曰言獨一無耳無所比類也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益事即窮竟

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師古曰怫鬱鬱積也怫音佛切齒側目

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繫卵師古曰繫卵者言其將墮而破碎也竊為足下憂之長君

懼然曰將為之奈何師古曰懼讀曰懼音居其反懼然無守之貌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

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

長君之弟幸於兩宮如淳曰太后宮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又有

存亾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

弟象日已殺舜為事師古曰言日欲殺也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服虔曰音界于之界

也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

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鄒扈樂也父讀曰甫般字與班同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於鄒扈樂也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扈樂

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縱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春秋已為親親

之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已

為過也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莊公於二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守法而行不能用權已免其親也已

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人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

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

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

此齊云云孫攬事與齊陽相似乎連書之

公孫攬謂濟北王曰師古曰攬音俱碧反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

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攬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

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為五權晉灼曰四分即交五而裂如田字也權

不足已自守勁不足已扞寇師古曰扞禦也音胡旦反又非有奇怪云已待難也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已為亂逆也但假權許吳已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已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已禦難恐不自全故墜

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墜猶失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

公子突已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已生易死已存易亾也

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已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已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言足脅於大國苟順其心欲已全昭公也祭音側界反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師古曰鄉讀曰鄉見謂顯也則

吳必先歷齊畢濟北張晏曰歷過畢盡收濟北之地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

結而無隙矣師古曰從音于容反今吳禁之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徒之眾師古曰練選也毆與

驅同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

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案戶反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

北之力也夫呂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師古曰區區小貌也是呂羔犢之

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功義如此尚

見疑於上脅肩低首案足撫衿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也使有自悔不前之心張晏曰悔不與

吳西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師古曰料量也能歷西

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師古曰西山謂嶠及華山也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攘袂猶

今人云上有全亾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師古曰淪入也

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師古曰淪入也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師古曰惟思也使人馳呂聞濟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

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冒失全者全亾舜無立錐之地呂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呂王諸侯師古曰聚聚邑也音才喻反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

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不絕

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呂直諫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則事

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

怛之心於臣乘言夫呂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

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師古曰駭亦驚也鼓擊鼓也

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呂復

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收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

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師古曰敝盡也究竟也

不出反掌之易呂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師古曰難曰走趨向之也音奏

此愚臣之所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

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師古曰背音步內反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

此時長王初起也
使然若所欲為而
長福服者也投其未
先其未取實再欲
為而後福服者也石稱
之量則深計得夫之全
之福及天子從逆必
不可區之較量形勢
利數者舉見全之福
乃其間特福為福
道也

此時長王初起也
使然若所欲為而
長福服者也投其未
先其未取實再欲
為而後福服者也石稱
之量則深計得夫之全
之福及天子從逆必
不可區之較量形勢
利數者舉見全之福
乃其間特福為福
道也

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鄭氏曰音悽一人炊之百

人揚之無益也師古曰炊謂爨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

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

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

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師古曰納猶藏也何秦山之

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謂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

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音說近之幹者交木井

上曰為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纜皆音鯁鯁契皆刻也音口計反

水非石之鑽索

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夫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

度之至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師古曰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

可擢而拔師古曰如蘖言若蘖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孤音莊交反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襲底

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師古曰磨亦磨也底柔石也厲種精音養不見其益

有時而大積德察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

時而亾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

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

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師古曰鄉讀曰嚮呂誅錯為名漢

聞之斬錯呂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

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南距羌笮之塞師古曰笮西南夷也音才各反東當六國之從師

之威并力一心呂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

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

修戎狄之義師古曰修恩義呂撫戎狄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

王之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衆百倍於秦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

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曰為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為禍也此臣所曰為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曰警於漢李奇曰警量也師古曰音子私反警猶蠅蚋之附羣牛

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師古曰蚋蚊屬也齒謂當之也蚋音芮又音人悅反天子聞吳率失

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子謝前

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

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

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

之府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曰封王侯不曰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謀反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

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

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曰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讀曰嚮修治

上林雜曰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孟康曰曰江水洲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

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曰海水朝夕為池也師古曰三輔

黃圖未央宮深壁高壘副曰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曰為大王

樂也師古曰言其富饒及宴之處踰天子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冀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

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

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張晏曰天子舟止黃旄於其端也師古曰鄧通曰權船為黃頭郎蘇說是也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

之饜道師古曰饜古餉字梁王飭車騎習戰射師古曰飭與勅同飭整也積粟固守曰備滎陽

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夫三淮南之計不負

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曰滅其跡晉灼曰齊孝王將闔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藥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今此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

也發兵應吳趙囚邯鄲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師古曰言事已彰著大

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兵方十里也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處吳軍之北曰距吳非北地良家子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弓高宿左

右服虔曰韓頰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也後弓高侯竟將輕騎絕吳糧道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

下壁軍不得

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

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

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已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

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

老迺召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呂蒲裏輪道死師古曰道在道病死也詔問乘子無能為

文者後迺得其孽子皐師古曰孽庶也皐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皐母為小妻

乘之東歸也皐母不肯隨乘怒分皐數千錢畱與母居年十七上

書梁共王師古曰恭王名買孝王之子也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

見讒惡遇罪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家室没入皐亾至長安會赦上書

北闕自陳枚乘之子得上得之大喜召人見待詔皐因賦殿中詔使

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皐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李奇曰談嘲也師古音恢俳音排嘲音竹交反為賦頌好媿戲師古曰媿戲汗也音慢呂故得媒躡貴幸師古曰媒仰也

武帝春師古曰武帝春也音瀆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師古曰尊高也

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羣臣喜故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

皇子禱祝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禘高禘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禱祠而令皐作祭祝之文也受詔所為皆不從故

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皐奏賦已戒終師古曰令慎終如始也皐為賦善於朔

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

宮館臨山澤戈獵射馭狗馬楚鞠刻鏤師古曰楚是楚之也鞠呂韋為之中實呂物楚蹋為戲樂也楚音千六反鞠音反

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

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皐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

又言為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媿東方朔如淳

又自詆媿其文骯骯曲隨其事皆得其意師古曰媿音欺詆猶刑辟也師古曰詆毀也媿醜也詆音丁禮反

頗談笑不甚閒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媿戲不

可讀者尚數十篇師古曰骯古委字也骯音被骯猶言屈曲也

此賦云奏賦戒終有
詩人之則非徒俳倡媿
戲也故云善於朔

此膳云按百官也
李元鳳六年廷尉
李元注云解光誤
也解光成志問也任
玉司執按尉亦非廷
尉也

此膳云霍光既推上官
之後此尚刑廷尉王
半坐從不道下獄案市
所謂宜改前世之失者
溫舒不敢作言也
失者存之論深者獲公
名平者多後意皆隱
以談切昭平時事也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
澤中蒲截已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簡曰牒編聯次之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

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
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

流俗書本云常山石邑承後人妄加石字耳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已治詔獄請溫
舒署奏曹掾張晏曰光解光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

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已
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師古曰伯讀曰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

而孝文為大宗絲是觀之師古曰絲讀與由同禍亂之作將已開聖人也故桓
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

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已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
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已因

圖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興舊之恩此賢聖所已昭
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已昌邑尊

親援而立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已自亾深察禍變
之故迺皇天之所已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

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亾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已安天下
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

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亾繼絕已應
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

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
言師古曰過止也音一曷反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師古曰鬱積也譽謖

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師古曰熏氣也音勳此乃秦之所已亾天
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亾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勦

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

可復生鬻者不可復屬師古曰鬻古絕字屬連也音之欲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曰常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

毆曰刻為明師古曰毆與驅同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

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曰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

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曰萬數此仁聖之所曰傷也太平

之未洽凡曰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檀楚之下何求而

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曰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

道曰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

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曰為死有餘辜師古曰咎繇作士善聽獄訟故曰為

也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曰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凶

極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

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

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

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

集師古曰鳶鳴也音弋子反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

澤納汗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

汗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耻病也詬音垢唯陛下除誹謗曰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

路掃凶秦之失尊文武之憲省法制寬刑罰曰廢治獄則太平之

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亾極天下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久無窮極也上善其言

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

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

方外師古曰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曰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大僕杜延年

問狀罷歸故官師古曰曰其言無可取故罷而遣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

此語云者言法傷生事
在說法不厚忘諱大將
年帝仇之財所除非
福以切言者及者
之政也

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呂為漢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

百一年也至平帝崩二百一十一年上封事曰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曰永上書所謂涉三七之節絕者也

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

官此略云建武永平史事深刻及班生有味長君之言著其福後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曰禮諫君君子曰為有後師古曰臧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郕大鼎於

宋哀伯諫之周內史問之曰臧孫達也賈山自下劄上孟康曰劄謂剗切之也蘇林曰劄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忌諫之曰德也

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曰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

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絕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終



漢書五十一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漢書五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

喜賓客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

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曰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是時上未立

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師古曰從音于庸反太后驩嬰引卮酒

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曰得傳梁王

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

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亦同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師古曰宗

室帝之同姓親也諸竇總謂帝外家也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師古曰吳楚之難故欲用內外之親為將也

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曰讓邪迺拜嬰為大將軍賜金

千斤嬰言爰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

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也廡門屋也音侮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嬰

守榮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

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太子之子敬

曰栗太子呂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

屏隱也數月諸賓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迺說嬰曰能富貴

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

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開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開處謂言私處也祇加

懟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祇適也懟怒怨也祇音支其字從水懟音直類反有如兩宮與將軍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

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嬰然之迺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魏其沾沾自喜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多易師古曰沾沾薄也或音他兼反今俗言薄沾沾喜音許史

難曰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寶嬰已為大將軍力盛蚡為

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及孝景晚

節蚡益貴幸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于墨書應劭曰黃帝史孔

武帝初即位蚡呂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

賓客師古曰下音胡稼反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欲已師古曰傾

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如淳曰多薦名士名士得進登帝會丞相綰病

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

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呂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

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有讓賢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

於是迺呂嬰為丞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

性喜善疾惡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

李云表志自好

此曉云指之太近往之難作此亦沾之自喜之致也

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師古曰兼容謂不能今曰毀去矣嬰不

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升薦之若

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曰除關禁也呂禮為服制

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呂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

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呂竇太后滋不說師古曰滋

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

為新垣平邪迺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呂柏至侯訖

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呂侯家居蚡雖不任

職呂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魏種者皆去嬰

而歸蚡蚡曰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

坐喪事不辦免上呂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

士郡諸侯愈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為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

謂自尊高又呂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方人故

春秋也蚡呂肺附為相師古曰肺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者也非痛折節呂禮

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肅猶甚也言呂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

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

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

迺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

東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嚮呂為漢相尊不可呂兄故私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由此滋

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第師古曰言為諸第之長也以甲乙之女言甲則為上矣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

質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逮及也音之徵反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

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而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

此曉云一合而激於政蘇說此自多易不和時度而妄動之變也

引而怠驚師古曰驚與傲同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父張孟常為穎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

之師古曰進薦也嬰薦孟也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師古曰孟冒也吳楚反時穎陰侯

灌嬰為將軍屬太尉師古曰時穎陰侯是灌嬰之子各何轉寫誤為嬰耳請孟為校尉夫曰千人與

父俱孟康曰官主千人如侯司馬也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

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

願取吳王若將軍頭曰報父仇張晏曰自奮厲也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

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素所已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

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

復還走漢壁師古曰走趣嚮也音奏亾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

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創少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流反又復請

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亾夫

迺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敗夫曰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夫

夫為郎中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

相武帝即位曰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彊故徙夫為淮

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音灼曰飲得其平也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夫醉搏甫師古曰搏甫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

為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

面諛貴戚諸執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

與鈞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眾之中故寵薦也士亦曰

此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諸所人必信之也喜音許史反諸所

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

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師古曰波讀曰陂橫穎川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穎川兒歌

之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為此言也夫家居鄉相侍中

此略云以夫所行雖廣
深無玷猶將不免况
身臨非注所必取乎

此蟬云嬰自大小氣合
亦勢也也雖三日
之人他日或借後得志
以此爭權利相傾軋
矣

此蟬云不以服解前何
恭意也且侵之凌以能
道退無授家為好而
反致却占魏其之強夫
杜預一也

此蟬云當豫相位又活
其子曰於何有不廢其
欲非當此時魏其特
心於心勢身之乃其身
固未始起也若勢利之
外則因所處感表以
居居伸者所以自保而
待彼之衰也惜其其
儒術之粗而不學矣老
身

賓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待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及竇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

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音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音下恩夫亦得

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相引而致於尊重也為音于偽反其

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喪服也過丞

相蚡蚡從容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

將軍迺肯幸臨況魏其侯師古曰况賜也夫安敢已服為解師古曰解謂離之也若人言分疏矣請

語魏其具師古曰具辦具酒食將軍曰日蚤臨師古曰日明且也蚤古早字蚡許諾夫曰語嬰嬰

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益多也夜酒婦張具師古曰酒音麗又音所容反至旦平明令門下

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憚師古曰憚憚悅也曰夫

曰服請不宜師古曰不當忘也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

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

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

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欲反蚡不起

夫徒坐語侵之師古曰徒坐謂移就其坐也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

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

寧可已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

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

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師古曰與讀曰預預干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

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

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

處於中間和解之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女太后詔召列侯宗

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

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日酒失過丞相

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日酒失過丞相

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日酒失過丞相

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日酒失過丞相

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

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師古曰

如說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

畢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執劫之也時蚡不肯師古

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觴嘻笑也音許其反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又不避席

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

迺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也咕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

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蘇

知程李音灼曰斬頭見刺猶不止也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明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稍稍去嬰

去戲夫音灼曰戲古摩字也師古曰召摩之今出也漢書多以戲為摩字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

迺令騎留夫師古曰騎謂常從之騎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師古曰使

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師古曰戲讀亦曰摩謂指麾命之而令收縛夫也置傳舍師古曰

傳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

師古曰於大坐中罵言不為敬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遂其前事師古曰遂竟也遣吏分曹逐捕

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請

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

后家迺師古曰相逆迺也迺音悟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

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

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

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

得過迺丞相曰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

無可奈何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

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師古曰倡樂人也優諧戲者也不如魏其

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印視天俛畫

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辟睨兩宮間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也師古曰辟睨俯視也辟音普計反字本

作睨睨音吾計反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瓚曰天

日瓚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

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言其疆盛也荷音何身被

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曰

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願

川較轆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較轆謂蹈踐之也較音凌轆音即擊反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

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首不靡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

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

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蹶小之貌也張晏

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轅車不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即罷起若汝也即罷起

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呂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

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晉灼曰藉蹈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此魚肉而食噉也且

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此特帝在即錄錄師古曰錄錄言

循眾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師古曰設猶脫也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

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

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安國也載

謂其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秃翁言嬰無官位版授也首鼠之前一卻也張晏曰嬰年老

又嗜酒頭秃言當共治一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史反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曰臣呂肺附幸得待罪

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

必媿杜門齟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齟齬也音仕客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

此書云安國行五百金
非好得道致始表具
不專助已

此據云嬰外家故
繫宗正屬

此據云史記注徐廣曰非
五年五月十日馬負白
武帝四年三月始受
嬰死在前故疑非也
時雖以十月為正月
書時故疑非也
其保嬰嬰有罪案
據書云春三月已行
是時信但保嬰年
五年十月十日皆
日馬負之校勘審矣

此據云始為太尉多受
諸侯王金私与交通其
罪大矣然安之入朝在
元二年武帝即位之初
雖未有太子而春秋鼎
威厚強無疾身又外
戚非王誰立之言狂惑
所不應有疑惡於者
而加之

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

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所言灌夫頗不讎晉灼曰讎當也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

司空宗正屬官也見百官公卿表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且便宜論上師古曰論說其

事而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昆

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幸冀也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

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帝大詔書獨臧嬰家嬰家承封孟康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也迺劾

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

久迺聞有劾即陽病痲不食欲死師古曰痲疾也音肥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

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之聞上張晏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也故且

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移顛之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

諄服謝罪晉灼曰服音的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為呼的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上

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

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

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公車晏駕非大王立

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不得立當誰立也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

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

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

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且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

國張羽名由此顯梁梁王呂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

僭於天子師古曰僭擬也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

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曰何梁

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夫前日吳楚

齊趙七國反自關呂東皆合從而西嚮師古曰從首子容反唯梁最親為限難

梁王念太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為中猶言中國也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

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呂故兵不敢西而卒破

亾梁之力也今太后呂小苛禮責望梁王師古曰苛細也梁王父兄皆帝王

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趨入言警師古曰趨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車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警入言趨者互惠之耳

旗皆帝所賜即呂嬖鄙小縣服虔曰嬖夸死也音灼曰嬖音坼嬖之嬖鄙展曰嬖好也鄙小縣言在外部之小縣也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

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而

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呂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言之帝心

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迺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

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

衡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吏田甲辱安

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內

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

田甲亾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而汝也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

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丈吏反一曰不足繩治也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

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請為內史實太后所乃詔王

呂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

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景帝遂聞詭

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令得之漢使十輩至梁相呂下舉

國大索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各反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

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

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

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

臨江親父子間然高祖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

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曰一言過廢王臨

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壞垣徵自殺也何

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

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師古曰誅誘也音戌犯

上禁撓明法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天子曰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

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

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

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釋解也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

王薨其王即位師古曰共讀曰恭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

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曰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

安國賢即召曰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

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安

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大行王恢燕人

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

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

懷鳥獸心師古曰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

足為疆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虜

曰全制其敝執必危殆臣故曰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

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轟壹張晏曰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

初和親親信邊可誘曰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

公卿曰朕飾子女曰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媵

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

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

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况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

養老長幼種樹師古曰樹殖也臣時倉廩常實師古曰樹殖也匈奴不輕侵也今臣陛下之

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如淳曰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轉其城而備守也

粟輓輸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臣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

耳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臣竊以為擊之便師古曰輓引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臣不恐之故

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輦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閑暇也投積其輦若營壘也平

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

臣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而寬大其度量也不臣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

遣劉敬奉金千斤臣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

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谿常谿谿各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

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久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

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

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師古曰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曰反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

且高帝身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所臣不報

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臣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

死中國轎車相望師古曰轎小棺也從軍死者以轎送致其喪轎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轎音衛此仁人之所隱也

者不變常是臣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神張晏曰隱痛也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不

制疆弗能服也臣為遠方絕地不收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收謂不可

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也音疾風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師古曰不可

畜牧為業弧弓射獵師古曰以矢小曰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

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臣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

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

公都雍師古曰繆讀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

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關次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

呂河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

置邊陲然後敢牧馬師古曰隳古燧字夫匈奴獨可呂威服不可呂仁畜也

今呂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呂攻匈奴譬猶呂彊弩射

且潰之癰也必不畱行矣師古曰畱止也言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

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

用兵者呂飽待饑正治呂待其亂定舍呂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

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所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代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芳曰反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

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

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九為輕細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

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呂為功師古曰毆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

行則中絕師古曰從音丁容反衡猶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

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呂禽

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

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呂風過師古曰言易寒落清水明鏡不可呂形逃師古

曰言美惡皆見通方之士不可呂文亂師古曰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

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臬騎壯士陰伏而處呂為

之備審遮險阻呂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

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為

開師古曰開音居竟反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呂城降財物可

盡得單于愛信呂為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

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

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武州塞在雁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

萬

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
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
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
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也平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重音直用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
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
度弗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
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
至而還臣已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師古曰祇適也音支固知還而斬然完陞
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
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臣如淳曰軍法行而逗雷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豆謂留止也撓屈弱也逗又音任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
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
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曰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

此略云唯其素會故
相廉耻而心五百金請
田於也其能舉廉士
殆亦因當世所取舍耳

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
可得曰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付其輜重人眾也煇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今不誅恢無已謝天
下於是恢聞迺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知足曰當世取舍師古曰舍止也取言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者財利師古曰者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
者於梁舉壺遂滅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士亦曰
此稱慕之唯天子曰為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安國為
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憶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尊引而憶車蹇也
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蹇甚迺更曰平棘侯辭澤為丞相安
國病免師古曰以足疾數月瘡復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
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
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佃治田也音與田同請且罷
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迺有七百餘人出與戰

此曉云安國持相如野
隆壹遂不相相而病
卒事之相符合故於
安國信修言之以悲其
命也深中謂存心忠厚

又云太史公既云皆以外戚
重慶申之曰魏其之舉
以吳楚武安之貴在
日月之際其分兩命
不有尤核

安國自附曰外戚
傳孟望曰有深
三遇合有命也
國之不能安命也
死而為子孫教
可合為一傳

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

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

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亾

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冀得罷歸以微幸也他皆類此迺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

歐血死壺遂與大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

子上方倚欲呂為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信任之也音於綺反

贊曰竇嬰田蚡皆呂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吳軍欲報父讎也而各

名顯竝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亾術而不遜師古曰遜遜順也蚡

負貴而驕溢師古曰負恃也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參會藉福區區其間

惡能救斯敗哉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呂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李奇曰摯極也陵

夷呂憂死師古曰陵夷即陵遲也言漸昇也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

豈命也虜師古曰言自己為之非由命也

Blank columns with vertical lines.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五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

獻王德臨江哀王閔師古曰閔音烏曷反程姬生魯共王餘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江都易

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謚法云好更故舊曰易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垂道德故曰為謚賈夫人生趙

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

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師古曰德是也今流每求真是也呂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務得事實

俗書本云求長長老呂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耳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加

金帛賜呂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師古曰不自致也繇與由同或

有先祖舊書多奉呂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

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

此瞻云凡往獻王皆
立博士此二者以王朝
未立其弟子故持著之
也博士謂毛公貫公

此瞻曰獻王策謚王
詳褒崇若此五宗
世家杜業之徒知其
世積

此瞻云少史即少使外
戚傳有長使少使主
供使者

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

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其在藝文志其學舉六藝

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嚮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千到反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

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二十餘事

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目手指物也他

皆類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曰聞曰王身端行治師古曰端直治理也溫仁恭

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

獻師古曰獻深也通也宜謚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

年薨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諡者皆類此也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

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呂

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

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

貴雷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雷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

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

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

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

是為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

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

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閼呂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閼王榮呂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

侵廟墮地為宮師古曰墮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及鼂錯傳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顓頊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目為行神也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古曰廢壞也江陵父老流涕

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師古曰

曰簿皆音薄戶反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衛士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

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之後者呂其從太子被廢後乃立為王也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呂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呂孝景前三

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不喜辭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為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訖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

節遜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

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八年薨亡

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郅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郅音魚縣名

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五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呂廣其官聞

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呂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

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

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呂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

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官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

七年薨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

其美私呼之因畱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

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壁室之次也召

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曰蘇說是音女教反建女

弟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女弟即妹也呂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

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師古曰冀得立其子為易王嗣具知建事

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曰茶音食邪反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

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

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徵與書戒之遺徵臣書曰國中

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

曰謂請問起居也太后泣謂吉歸曰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王前事漫漫今當

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言吾為而王泣也吉

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師古曰斥謂退棄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

乘小船建曰足踏覆其舩師古曰覆音考目反其下亦同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

師古曰波讀為陔雷波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舩覆兩郎

溺攀舩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止之並死波中也宮人姬八子有

過者輒令羸立擊鼓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羸者露其形也音來果反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

得衣或髡鉗曰鈇杵春師古曰鈇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課也掠笞擊也或

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縱放也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

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

及狗交師古曰羝羊壯羊音丁奚反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

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

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言欲反也覆音芳目反建亦頗聞

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

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中大夫之名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

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

負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

侯遺曰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遣建荃葛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孫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師

古曰服瓚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綸音千全反又音千劣反蓋今南方箭布之屬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曰荃及葛遺建也珠璣師古曰璣謂珠之不圓者也音

機又音畿犀甲翠羽媛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

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曰滅其蹤緒也後復

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

所不能為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

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

師古曰索搜也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

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

天誅所不赦當曰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建

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

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侯子宮為

廣陵王師古曰盱音許于反盱音怡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盩又陰痿師古曰盩古戾字也言其性賊害而佞戾也痿音萎

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曰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

及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次下亦同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

所為滋甚師古曰滋益也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為大半一為少半師古曰比頻也端

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訾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視訾財也府庫壞漏盡腐財物曰

鉅萬計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收又徙置他處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

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它國師古曰之往也相二千石至者

奉漢法曰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曰設詐究變

師古曰究極也疆足曰距諫知足曰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曰法故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

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曰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

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恭足恭謂便辟也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

辯曰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中傷也音竹仲反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

曰治則害於王家是曰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曰

為單衣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多設疑事曰詐動之得二千石失

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曰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

及汙呂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呂罪

去大者死小者刑呂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

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師古曰入多於

國租稅呂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

治宮室機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機鬼俗也字或作幾淮南子曰荆人好為吏上

書願督國中盜賊師古曰督視察也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師古曰徼謂巡諸

使過客呂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久之太

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為

姦甚眾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

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

敢自隨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救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

公主師古曰慮慮日慮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

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呂征和元年薨諡敬肅

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

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

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

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

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呂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

王孟康曰今廣平是為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鴻臚禹

奏元前呂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

先令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能為樂作樂之人也從死曰殉葬也迫脅自殺者凡

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

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呂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此瞻云此對殺亦文
士寓言非當日辭令

事議者勿冤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皆曰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

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王自己骨肉至親先帝所自廣

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今或無罪為臣下所

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己侵冤建

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

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欬師古曰繁古累字累重也欬欬也

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軻不能復合也師古曰低謂俯首雍門子壹

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戶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

今臣心結日欠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

夫眾响漂山應劭曰煦吹煦也師古曰漂動也响音許何反又音許于反漂音匹遙反聚蟲成雷師古曰蟲古蚊字雷古雷字言眾蚊飛聲

有若朋黨執虎十夫橈椎師古曰橈曲音女教反是曰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

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烝庶謂眾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為

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譽也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在鄒陽傳叢輕折軸

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已能飛翔者已羽翮扇揚之故也紛驚逢羅潏然出涕晉灼曰言

皆驚亂遇法罔可為出涕者也師古曰潏音所姦反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山歧反又音力支反明

月曜夜蟲蠹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蟲音音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

泰山師古曰拂亦布散也昧暗也拂音鋪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

止也音鳥曷反讒言之徒蠹生師古曰蠹生言眾多也一日蠹與鋒同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

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鼯小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

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戚屬為帝兄今羣臣非有

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莩也葭葉裏白皮也管灼曰葭莩裏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莩也葭者其箭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

鴻毛喻輕薄甚也葭莩音張言葉裏白皮非也

前漢五十二

曰擯卻謂斥退也水釋言銷散也擯音必刃反卻音丘略反斯伯奇所曰流離比干所曰橫分也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築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永長也疾病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遇首疾也臣之謂也具曰吏所侵聞於是上乃

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曰省減也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曰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

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好內耽於妻妾也樂音五教反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

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曰稱為藩臣四十二年薨子哀王昌嗣一

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

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

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

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曰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寤已之繆幸唐姬曰孝景前二

年立曰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翦小舉手左右笑其稱壽歌舞定王但張翦小舉手左右笑其

項王鮒鮒鮒音拘鮒音附鮒音劬字或作鮒鮒其音同耳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師古曰刺音來刺音來

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師古曰縱放也殺二人又曰縣官事怨

內史教人誣告曰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滅其官屬所曰貶抑之三十四年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

且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呂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師古曰謚法曰蔽仁傷善曰繆

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

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

卿及幸臣所忠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名明

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誣彭祖罵明云然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幼

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

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

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呂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

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

畫短衣大袴長劍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去好之作七

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呂為后去嘗疾

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衷中刀

師古曰衷古衣袖字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呂鐵鉞鉞

之師古曰以鉞刺也鉞音之林反彊服乃會諸姬去呂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

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

等呂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畏忌也見音胡電反獨可燔燒耳掘

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

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

常鮮於我師古曰鮮謂新華也盡取善繒句諸宮人師古曰句乞遺之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望

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譏毀也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

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師古曰袒裼脫衣露其肩背也袒音但裼音錫又數出入南

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呂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

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呂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

勇姑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勿反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

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

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

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

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

之椽杙其陰中師古曰杙檠也椽音竹角反杙音毛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

反來畏我師古曰令我恐畏也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音縻其下亦同與去共支

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

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

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御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

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為方領上刺作繡蔽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纁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鉛

灌其口中愛死支解已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

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逆師古曰逆逆也昭

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

令出敖師古曰敖謂游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也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

簫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聊

也賴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憂哀積師古曰第音拂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嵬

時不再師古曰崔嵬猶言蹉跎也崔音千司反嵬音頽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已教諸

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

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

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已為掾師數令

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

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已為樂相彊劾繫倡闌入殿門如淳曰彊相名也奏狀事

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
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
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
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為吏所捕得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
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
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
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曰為去悖
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比殺
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
仍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當伏顯戮巨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
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
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

為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于海陽嗣十五年
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
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
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
襄隄侯子瑜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奉惠王後二年薨于赤嗣王莽
時絕

膠東康王寄呂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
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鏃音子木反戰
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出師所連出其車寄於上最親師古
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最親其義亦同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
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
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

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諡為哀王子戴
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
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定嗣二
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呂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呂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

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蘇林曰音奪師檢古曰音他活反

其字從木檢呂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

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呂妒

媚不常在師古曰媚亦如也媚音昌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

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呂檢為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不分

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檢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

檢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檢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

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

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師古曰逮張騫也

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之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

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檢陷之罪勃無良師

傳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呂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

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

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嫡孽庶也陷于不誼呂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

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

薨師古曰真定頃王也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

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是武帝憐

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

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召聞太后上書昭帝閱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

為勤王師古曰勤諡也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

葬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

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曰宴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晏安鴆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

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

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

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西漢中鳳圖氏書

漢書五十三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

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射受音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師古曰在而廣曰良

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數

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

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之將主騎郎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

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呂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類曰廣為漢將私

受梁印故不得賞也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服虔曰昆

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溫反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確恐亡之

師古曰自恃也確謂嚴勝敗也確音解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

廣服虔曰內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從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

此語云昆邪乃可謂受
拜矣按公孫侯信北地
義渠人質其孫也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是武帝憐

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

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呂聞大后上書昭帝閱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

為勤王師古曰勤諡也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

莽特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

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曰宴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晏安鴆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

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

放恣之中屈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

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西漢中鳳圖氏書

漢書五十三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

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人蕭關師古曰在上郡北而虜曰良

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以侍太子故曰騎常侍數

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

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之將主騎郎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

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呂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

受梁印故不得賞也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服虔曰昆

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溫反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確恐亡之

師古曰負恃也確謂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

廣服虔曰內臣勤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從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

此略云昆邪乃可謂受射矣按公孫侯信北地義渠人質其孫也

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

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音奏廣曰是必射鵰者也文類曰鵰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鵰大鷲鳥也一名鷲黑也

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為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曰

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

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曰我為

大軍之誘不我擊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也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

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曰我為

走今解鞍即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牢今敵意知之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

鞏縱馬臥師古曰縱放也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曰為漢有

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

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

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曰邊太守將屯

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自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人部下有部曲有軍候一

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利也音頓而其下亦同不擊

刀斗自衛孟康曰刀斗曰銅作鐃受一斗書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各曰刀斗今在榮陽庫中

俗或呼銅莫府省人書師古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

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

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相昔人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太於義乖矣省少也音所

領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

軍簿師古曰簿文簿首步尸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

無言禁師古曰卒讀曰碎而其士亦佚樂師古曰佚與逸同逸樂謂閑豫也為之死我軍雖煩

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

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

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

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不識孝景時呂數直讓為太中

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呂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

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韓安國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

四歲廣呂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

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

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睨邪視也音

五條斬騰而上師古曰騰跳躍也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

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日行且射也呂故得脫於是

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斬贖為庶

人數歲與故類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類灌嬰之孫名彊嘗夜從一

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

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

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

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

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服虔曰式撫車之式曰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軾振旅撫師呂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

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竦驚也是呂名聲暴於夷貉威

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憺猶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憺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憺音徒濫反夫報忿除害捐殘

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師古曰指意也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俾反呂臨

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折衝禦難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呂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

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

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

此隆云以此事觀之廣之器量固不遜於偏裨矣

此隆云以此事觀之廣之器量固不遜於偏裨矣

此隆云以此事觀之廣之器量固不遜於偏裨矣

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

也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曰郎中

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

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廼使其子敢往馳

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

士乃安為圍陳外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巨

大黃射其裨將師古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師古曰服管一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

幕吏士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軍

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廼解去漢軍罷

弗能追師古曰罷讀曰疲是時廣軍幾沒罷師古曰幾音鍾依反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

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初廣與從弟李蔡

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

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

樂侯是功臣表誤也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輩之中名聲

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

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

校尉已下張晏曰妄猶凡也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庸之人也巨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

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巨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

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恨悔也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

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廼將軍所巨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

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

言生產事為人長爰臂如淳曰臂如緩臂通肩也或曰似當為緩臂也師古曰王國風菟爰之詩云有菟爰爰爰緩意也其義兩通其善

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呐口少言師古曰呐亦訥字與人居

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吕飲專吕射為戲如淳曰為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乏絕

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中音竹仲士吕

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中音竹仲

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

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吕為老不許

良久乃許之吕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

吕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奏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東

道少回遠師古曰回繞也曲也音胡悔反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也廣辭

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

戰師古曰言始勝冠即在戰陳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

軍陰受上指吕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反奇

音居宜反毋令當單于以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

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

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衛青行軍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

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趨食其也食音其其音基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大將軍與

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廣已

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醪音牢因

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廣未對

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廣曰諸校尉亡罪

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

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

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

此應云廣失道非喪師也軍由折上行失字史記無

此瞻云先叙李蔡
而後終李敢事

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而右將

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

戲嫣少不遜師古曰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曰為能當戶蚤死蚤師古曰

字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

死明年李蔡曰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

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墻音人椽反當下

獄自殺敢曰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

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

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

上雍至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票騎將軍去病怨

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

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

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畏其勇氣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

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曰劔斫絕纍欲刺虎

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當時絡之而下也纍索也音力追反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

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甚得

名譽武帝曰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

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

曰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

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畱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

師還復畱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頭

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劔客也力扼虎射命中

師古曰扼謂提持之也命由者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干山南呂分單

于兵母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日向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

予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須騎也臣願呂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

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

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

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竝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

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呂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

遮鈞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詔陵呂九月發出遮虜部師古曰郭者塞上險

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主之人所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

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浞音仕角反

因騎置呂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具呂

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

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呂聞步樂召見道陵

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

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呂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

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並音胡剛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

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鑼鑼音濁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

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

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

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上而士氣不起也一曰軍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

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

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

此曉云圖為在也
浚稽山出居延行
三十日始至程大昌
北邊備對引應劭
云在武威塞北疏矣

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音家虜從上風縱火陵

亦令軍中縱火百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亦令虜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

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

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案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蔡音去權反又音眷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

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

當尸君長皆言師古曰當尸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

無已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

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

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

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

為前行呂黃與白為幟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

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

呂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薄延年

趣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

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師古曰鞬音丁奚反一曰五十萬矢皆盡即

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徒也軍吏持尺刀抵山

入陘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士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穿衣卷襲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襲也止

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

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

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

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已

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

脫歸報天子者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次下亦同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淳曰半讀曰片或

傳古用去細甚

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期至遮虜部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

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

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

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已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

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

罪陵上召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

身臣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也一日從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有國士之風今

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媒酒教釀麴也謂

地師古曰輶踐也音人九反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

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拳同日去權反又音眷冒白刃北

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高也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

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匈奴猶章也彼之不死宜欲得

當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纒

師為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

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

德迎陵博德老將出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

杆將軍公孫敖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音干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

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臣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

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臣李氏為愧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

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

奴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

為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

此勝之史記內奴單于以其女妻之陵而貴之

詳匈奴族陵以此先後不同

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曰李緒而誅使人刺

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闕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迺還單于

壯陵曰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皆貴

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

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

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

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

舊與相知者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

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俗所謂眼語者也而數數

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順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

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撮之髻其形如椎立政

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天子年少霍子孟上官

少叔用事師古曰了孟光之字少叔桀之字也曰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

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甚勞苦

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

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歸易耳

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

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

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

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曰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曰將軍築

朔方後曰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曰右將軍

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服虔曰趙信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呂父任兄弟竝為郎稍遷至移中殿監師古曰移中殿名為之監也移音移

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

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呂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

曰且音子闕反鞮音丁奚反恐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反盡歸

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

留在漢者因厚輅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

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募士斤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呂充士卒及在道為斤候者既

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

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音工候反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

師古曰昆音胡門反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師古曰從趙破奴擊匈奴兵敗而降及衛

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

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

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呂貨物與

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

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執獲也

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曰狀語武武曰事如此

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廼死是為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也重音直用反勝

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

秩訾曰臣贊曰胡官之號也即謀單于何呂復加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宜皆降之單于

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

臣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為坎置燼火

師古曰燼謂聚火無灰者也音於云反焱音弋瞻反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覆音芳目反蹈其背皆出血武氣絕半

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

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論說令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

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

寡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

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

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

日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

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臣

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

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關朝

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

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

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工孝反絕不飲食師古曰飲

食讀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吞也音宴數日不死匈奴曰為

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

食不至師古曰無人給飲之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中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實之師古曰蘇說是

於靛王弋射海上師古曰靛音厚言反武能綱紡繳繫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繫謂輔正弓弩也繳音所

繫音繳言又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

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今音零丁令即上所謂丁靈耳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

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

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

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

此據云衛律為丁令王使人盜之以困武其其終降以分謫也

君為奉車服虔曰武兄嘉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師古曰除謂門屏之間觸柱

折轅効大不敬伏劔自刎師古曰勿斷也斷其頸也音武粉反賜錢二百萬呂葬孺卿從

祠河東后土張晏曰武弟賢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舩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駙副也

全日碑傳曰養馬於黃門也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

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

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

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亦如之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怱怱如

狂自痛負漢加呂老母繫保宮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

降何自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

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

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

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

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

於前師古曰效致也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

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陵惡自賜武師古曰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金武使其

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

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備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候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奇二說皆失之區讀曰甌同音一候反脫音土活反言太守

呂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曰嚮臨

哭也音力禁反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

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

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

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師古曰讓責也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

此陸云時陵為石校王故因其稱

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

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

且貫陵罪師古曰曹寬也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

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劇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

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

曰徑萬里今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

兮名已墮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墮陵也音大回反陵泣下數行因與

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謂集聚也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安欲改物為勿非也武自始六年春至京師

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

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

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常惠後至右將

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已疆壯出及還須髮盡

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

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

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

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

權自恣師古曰顯與專同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

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

數年昭帝崩武自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預賜爵關內侯

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

帝曰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

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曰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曰施予昆弟故人

此曉云去未有不慮而徒著前者也

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

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

坐事死上問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

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

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呂為郎又呂武弟子為右曹武年

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

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言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各云蕭何造法其形貌署其

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領侯韓增次曰後

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

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

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

名當世是已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先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竝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比十一人皆有傳自

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

及儒者夏侯勝等皆已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

圖已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荷及死之日天下

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此言

雖小可巨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已成仁無求生已害仁使於四方不辱

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此陸云陵之降則李
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
魏武傳未則係以圖
畫形類列於方叔
召虎其為勸德也
至矣

此陸云極淋漓之
趣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已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

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曰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季與主

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媼者媼之總稱也媼者後年老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

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師古

曰冒謂假稱若人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

廣皆冒衛氏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皆不姓衛而冒稱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

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已為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

書本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妄增也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有一鉗徒相

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咎罵即足矣安得

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

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文穎曰陳皇后武帝始女也無子如大長公主聞衛子

夫幸有身如之廼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師古曰建章宮中未知名大長

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師古曰進取曰篡故

得不死上聞廼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

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師古曰掌即陳平曾孫也上召貴掌

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

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

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

青至籠城師古曰籠讀與籠同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為虜

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

匈奴仍侵犯邊師古曰仍頻也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

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

此雖云以深入故以首
雲勇不多以賜壽

此雖云出雲中則差
向單于庭者忽西至
龍西及其無備所以
遂取河南地也劉歆
云匈奴河南白羊樓煩
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
輕騎一日一夜至其城
行息來後若以膝示
矣

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關師古曰高關山名也遂至于龍西捕首虜數

千首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師古曰朔方郡在朔方也

呂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

岸頭侯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使建築朔方城師古曰蘇建築之也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

暴長虐老師古曰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呂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

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故興師遣將呂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狁北狄名即匈奴也獫音險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衆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獫狁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關獲首二千

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

舊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絕梓領梁北河討蒲

泥破符離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也晉灼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名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

曰伏於隱處雲軍虛實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執訊獲醜師古曰執

前漢五十五

此勝之內以右賢王
淨兵侵奪其河南地
其侵擾朔方此出專
擊走右賢王修前功
也前出也而西
焉知不出朔方而
亦乎志也而將軍出
若北平者傲單于疑
賢王也不善而將軍
功罪未嘗使深入故

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
既者得其眾也一日醜惡訊音信
歐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

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師古曰所

殺略甚眾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

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文類曰沮音祖太僕公孫賀為

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

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

已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

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

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頻移反眾男女萬五千餘人

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

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諸將皆曰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

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

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工郎反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

干侯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

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繯襍中未有勤

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

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

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師古曰傳讀曰

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為幡其不名校也封敖為合騎侯

晉灼曰猶冠軍從票之名也都尉韓說從大軍出實渾服也曰塞名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實音山渾音魂至匈奴右

賢王庭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言在大將軍麾旗之下不別統眾也搏戰獲王師古曰搏戰擊戰封說為

龍額侯師古曰額字或作額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窳侯臣贊曰茂陵中書云

南窳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窳音普教反窳亦同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

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為陟軹

此曉云趙信為前
行籍与右將軍并兵
後僅未去故眾宜不
發而敗

此曉云周安議是

此曉云青孫固保身
法於將賊則非也將但
當明功罪亦得使建
果者斬何極乎專科
也

此曉云大將軍將軍
行史記云

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
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
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
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
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
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
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
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師古曰犇蘇建盡亡其軍
獨呂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
也閔名也如淳曰律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
都軍官長史一人其罪法何至也其罪法何至也今建棄軍可斬呂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
之禽也師古曰言眾寡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二千喪盡今建呂數千當單于
也一說若建恥敗而不自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

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
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呂肺附待罪行間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不患無威
而霸說我呂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呂臣之尊寵而
不敢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呂風為人臣不
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也霍
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
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呂皇后姊子年十八為
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
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曰僕紀作票鴟字與輕勇騎八百
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
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
故曰過當也其下並同

叱咤云於此特中修
青與蘇建事

八級得相國當戶斬軍于大父行藉若侯產

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產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行

音胡浪反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

師古曰亦單于之孫父也羅姑其名也比羅也

巨二千五百戶封去病

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

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

翁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青賜千金是

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師古曰中入記云甯乘齊人將軍所呂功未甚多身

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呂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

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師古曰親母也青呂五百金為王夫人

親壽上聞問青青呂實對上迺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

大將軍呂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師古曰道讀曰導軍得

呂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

春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隴烏

縊

師古曰論與論同縊古反字也烏縊山名也

討遼濮

師古曰遼古速字也遼濮匈奴部落名也

涉狐奴

晉灼曰水名也

歷五王國

重人采捕龍首弗取

師古曰攝龍謂振動失志氣言取戰者誅服者則赦也龍音之涉反

幾獲單于子

師古曰幾音距衣反

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

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蘇林曰匈奴

中山關名也李奇曰鏖音鹿津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鏖檮文頴曰鏖音意曹反師古曰鏖字本從金鏖聲轉寫訛耳鏖謂苦擊而多殺也臯蘭山名也言苦戰於臯蘭山下而多殺虜

也晉說文音皆得之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鏖鹿也音於求反

殺折蘭王斬盧侯王

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

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音上列反

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

師古曰全甲謂軍中

之甲不喪失也

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

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許蚪反屠音儲

師率減什七

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

日漢兵失亡之數下皆類此也

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

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

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

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畱當斬贖為庶人

師古

叱咤云兵勢分則易敗
是後聖躬西出北地幸
主馬精故得無敗也
書稱其能舍服知成
而止則不遇疾賊也
非能有力戰也也
是左賢王所因難名特
吳波由中矣

劉敬曰衍單于字

曰軍行而輒稽雷故坐法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

山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何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

張晏曰鈞者居延皆水名也淺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謂以舟船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攻祁連山揚武

乎鄭氏曰鱗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涂皆

胡王也師古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塗及相國都尉呂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

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

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

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鷹擊

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間反右千

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呂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

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封破奴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

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者王王子呂下十一人捕虜千七

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師古曰

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輝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

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曰宿舊也兵兵器也去病所將常選師古

取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

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師古曰留謂遲也留落謂遲留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去病且呂親貴比

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呂票

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

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

馳傳呂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上恐其呂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

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

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

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度河降者數萬

此略云此年實有

膽智生平之功最大

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已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

為潔陰侯如淳曰潔陰平原縣也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類曰呼毒尼胡王名也

疵為輝渠侯文類曰雁音鷹疵音庇蔭之庇師古曰疵音匹履反其字從疒非庇蔭之疵音女華反禽黎為河綦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鳥黎

今此作禽黎轉寫誤耳大當戶調雖為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上欄雖今此傳作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誤者於是上嘉去

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土渾邪王及厥眾萌

咸犇於率師古曰萌字與昨同犇古奔字也巨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弓皆

堪戰誅獍悍師古曰獍健行輕貌也字或作越悍勇也獍音丘昭反又音丘召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

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離遭也十萬之眾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

塞庶幾亡患師古曰重輿軍旅之勞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寧息無憂患也巨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滅

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巨寬天下繇役迺分處降者於邊五郡

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年匈

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

信為單于畫計常巨為漢兵不能度幕輕雷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雷而不能去也一曰謂漢兵不能輕入而

久雷今大發卒其執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

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連輜重也踵接也而

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

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

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平陽侯襄

為後將軍師古曰曹襲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

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直

口送輜重遠巨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讀曰值見單

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

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

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

此後三代郡軍中皆自軍于庭大將軍出定襄及過單于者時單于度幕遠後非故所居地李廣傳云大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故也姑時捕虜所傳不同是後漢二特合兵擊匈奴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單于敗散之語亦可獲矣

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

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

反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也拏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曰各漢軍左校捕大相殺傷

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

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

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飢軍留一日而

還悉燒其城餘粟已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

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大將軍引還過幕南廼相逢青欲使

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

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

為單于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單于後得其眾右王廼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去

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亡裨將悉呂李敢等為大

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

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輦允之士服虔曰輦音熏

六言觀師古曰觀音獨絕大幕師古曰輕齋者不以輜重自隨而所齋糧食少也一曰齋字與

章渠單破獲之呂誅北車者晉灼曰王號也轉擊左

弓盧晉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韓王等三

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壇祭地曰禪也執訊獲醜七萬

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遠意

將軍會興城不失期從至壽余山師古曰壽音籌其字從木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

封博德為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剽王毋卽師古曰剽音之究反皆

能草草入車幸必相及

此雖三得勿必積粟
食軍明所齋糧亦已
盡故留一日所還此不
能深入名留之驗也下
詔書之崇騎之功也
云取食於敵而糧不絕
蓋能漢深入幸幸必不
相及輕齋者其甚也
故糧乃所存天幸不
因能身後之行師者
慎毋自犯此敗危之
式

此雖三河身壯精果
食軍明所廣糧之
盡故留一日所遂此不
能深入久留之驗也下
詔書之崇騎之功也
云取食於敵而糧不絕
蓋能漢深入李書之不
相及壯廣者其其也
故糧乃所天幸不
因能身後之行師者
慎毋自犯此敗也

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

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堅於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

反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鞞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曰各漢軍左校捕大相殺傷

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

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

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飢軍留一日而

還悉燒其城餘粟已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

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大將軍引還過幕南廼相逢青欲使

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

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

為單于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單于後得其眾右王廼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去

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亡裨將悉呂李敢等為大

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音當也所斬捕功已多

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輦允之士服虔曰輦音熏

輦允熏音也竟時曰熏音周曰檢狝秦曰匈奴師古曰輦字與薰同音音弋六反約輕齋絕大幕師古曰輕齋者不以輜重自隨而所齋糧食少也一曰齋字與資同謂資裝也

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呂誅北車者晉灼曰王號也轉擊左

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師古曰山名也濟弓盧晉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韓王等三

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單祭地曰禪也執訊獲醜七萬

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

呂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

將軍會輿城不失期從至壽余山師古曰壽音壽其字從水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

封博德為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剽王毋師古曰剽音之亮反即師古曰剽音之亮反皆

此瞻云乘騎去深入則
東軍馬多且盡也書
馬死之多再此士卒亦
以志求此史家德歎
互見之辭也上文因云
教傷大當

此瞻云大將軍將時
以位被西谷淮南王問
參觀乃備不獨搖
非天下未有稱之語
即出太史王淮南衛山
列傳也

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為杜侯伊即軒為眾利侯從票侯破
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
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左
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
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
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關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
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
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
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
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榮陽人後為益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
往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師古曰顧念也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臣家為也由此

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其從軍上為遣太官
齎數十乘師古曰齎與齎同解已在前也既還重車餘棄梁肉師古曰梁菜類也米之善者重車並用反而士有飢
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師古曰振舉也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度
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寵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
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為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堅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謚之并武與廣
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義見謚法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也子嬪嗣師古曰嬪音上戰反嬪字子
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
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
侯不疑發于侯登皆坐耐伉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
封五年青薨謚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

此語云廬山當作廬山
內叔傳揚雄上書曰運
府庫之財填廬山之
壑而不悔注廬山均奴
中山也以上文象非連山
例之甚明

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巨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
羌西南夷已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

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

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

皇后言之上迺詔青回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為與主合葬起

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最亦凡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

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

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

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李廣張騫公

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

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曰反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

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

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呂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軍出代亡

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呂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

一歲呂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呂將軍出北地

後票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呂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

四歲呂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呂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

余吾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

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沮音祖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呂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

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呂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

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

趙信呂匈奴相國降為侯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殺栩人師古曰馮翊之縣也殺音下活反又音丁外反栩音許羽反武帝立十八年呂主爵都尉

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

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呂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呂太中大夫為拔胡將

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呂御見侍中師古曰呂善御得見因為侍中也御謂御車也用校尉數從大將

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呂將軍師古曰再出為票洮校尉也斬首

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呂眾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

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

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呂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離侯票騎

死後博德呂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

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父匈奴已而歸漢為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

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

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為浞野侯後六歲呂浚稽將軍將二萬騎

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為虜所得遂沒其

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

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

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師古

此略三庚太子傳太子
未斬江元衛仇先坐
巫蠱死

此瞻云此之得之其元
主父偃減官於上乃在
名位未盛之時也司馬
雄精拔擢一人必思恩
自己出丞相孫不敢若
主况若將握兵者乎

曰言不為賢士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師古曰勸令青謝曰自
大夫所稱譽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
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票驍亦方此
意為將如此師古曰方比類也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魏川屯鳳
氏圖附市

漢書五十五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漢書五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曰

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學者無就其舊蓋三年不窺園其

精如此師古曰雖有園圃不窺視之言專學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

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而仲舒曰賢良對策焉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師古曰休美也言承先帝極尊之位至美之德也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

任大而守重是曰夙夜不皇康寧師古曰皇暇也康樂也永惟萬事之統

猶懼有闕師古曰永深也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

絜博習之士師古曰郡郡守也國王國也諸侯列侯也郡國及諸侯欲聞大道之要

至論之極師古曰極中也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服虔曰子男子之美號也張晏曰褒進

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此瞻云可謂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有漢一代醇儒
矣

此瞻云統紀也德也注
詳多諸者非此意本
袁觀弟三原中統紀
本姓三原可見

貌也詩邶風旄丘之篇曰
廢如充耳廢音弋授反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

樂莫盛於韶師古曰韶舜樂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勺養天下也師古曰勺讀與酌同聖王已

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師古曰筦與管字同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

則先王之法已戴翼其世者甚衆師古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已仆滅師古曰反

還也還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赴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師古曰操執也

諄乖也統緒也操音千高反與讀曰歟後皆類此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

師古曰息止也烏虜師古曰虜讀曰呼嗚呼歎辭也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

補與師古曰屑屑動作之貌補益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

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天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師古曰燭照也

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師古曰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宜昭何脩何

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師古曰登成也惠潤四海澤臻中木師古曰臻至也中古草字也三光全

寒暑平受天之祐師古曰祐福也音帖享鬼神之靈師古曰為鬼神所歆饗惠澤洋溢施庠方

外延及羣生師古曰施亦延也洋音羊施音弋豉反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

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已諭朕師古曰諭謂曉告也科別其條勿猥勿

并師古曰猥積也并合也欲其一二疏理而言之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

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

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

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

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已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

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已譴告之師古曰譴責也不知自省又出

怪異已警懼之師古曰省視也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已此見天心之仁愛

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疆勉而已矣師古曰疆音其兩反此下並同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

事在疆勉而已矣師古曰疆音其兩反此下並同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曰旋旋速也

詩曰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夙早也解讀曰懈懈怠也其下亦同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書答蘇謨之辭也茂勉也

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往也仁義禮樂

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曰深入教

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曰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師古曰著明也易音

弋鼓反著音竹訪反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

缺而箠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曰孔子在坐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是曰政日曰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下亦類此

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

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

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

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

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

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適曰復哉復哉復報

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曰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

有近助也皆積善索德之效也師古曰索古累字及至後世淫佚衰微師古曰佚與逸同不能

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曰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

不中則生邪氣師古曰中音竹仲反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上下不

師古曰還讀曰旋旋速也

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夙早也解讀曰懈懈怠也其下亦同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往也

師古曰著明也易音弋鼓反著音竹訪反

和則陰陽繆繆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繆古疾字孽災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

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

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冶喻造瓦治呂喻鑄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有治亂之所生

故不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也也上之風必偃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人之從化若中遇風則偃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

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

其中旋轉者甄音吉延反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音容綏之斯俵動之

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綏安也治國家者安之則競來動之則和悅耳臣謹案春秋之文

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音之成反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解春秋書春春王正月之一句也

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呂

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

居大夏而呂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

呂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

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呂成

歲為名蘇林曰卒呂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呂

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呂治世猶陰之不可任呂

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

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適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孔子曰

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

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何一者萬物之所從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也

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

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

正心呂正朝廷正朝廷呂正百官正百官呂正萬民正萬民呂正

此瞻云治亂與廢在
已而極教之被又必有
序曰其未而善相之
則安異息而受命
符自必先王所忠
於治盡乎此也

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犯也音干
是曰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少木茂天地
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
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干
又有能致之資師古曰資材質也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
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曰教化不
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走音奏不曰教化
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
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
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曰教化為大務立大學曰教於國設庠序

曰化於邑

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曰養老而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

漸民曰仁摩民曰誼

師古曰漸謂浸潤之摩謂砥礪之也

節民曰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

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師古曰去亦除也音丘呂反復脩教

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音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
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曰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

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
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蘇林曰苟為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

秦所行乎顛與專同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曰徠未嘗有曰亂
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曰濟益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

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距也冒讀如

字又音莫克反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
不可圻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圻鏹也所以泥飾牆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

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師古曰下音胡

亞如呂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

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

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

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呂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

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蛛

而結網師古曰言當自求之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

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

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

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

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迺復冊之曰制曰蓋聞

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文穎曰巖郎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廡巖郎謂巖峻之郎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垂拱無為

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吳字而宇內亦治夫帝

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

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師古曰

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為戚鉞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而頌聲興夫帝王之

道豈異指哉師古曰言意趣不同或曰良玉不瑑師古曰瑑謂彫刻為文也音篆下皆類此又云非文亡

呂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呂督姦傷肌膚呂懲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

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

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刑酷烈誅殺甚衆天下空虛也耗音呼到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亂亂音莫報反鳥

虘師古曰虘讀曰呼朕夙寤晨興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覺音工季反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法也永

思所已奉至尊章洪業師古曰永深也章明也洪大也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力本謂勤力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

今朕親耕藉田呂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

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

師古曰氣惡羣生寡遂黎民未溢師古曰遂成也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淆師古曰

氣也充滿也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師古曰詳盡也今子

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

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懼於文將所繇

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繇讀與各悉對著于篇師古曰悉謂毋諱有司師

曰言不當忌良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師古曰究極也仲舒對曰臣

聞堯受命師古曰天下為憂而未師古曰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

是師古曰得舜禹稷禹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

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故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

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師古曰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

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迺即天子之位師古曰禹為相因堯之輔佐

繼其統業是師古曰曰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

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

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天下耗亂萬民不安師

曰耗不明也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師古曰曰閔天

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臣瓚曰皆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

起海濱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涯也即就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

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師古曰曰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

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見繇此觀之師古曰

由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

采玄黃之飾所師古曰曰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

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已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

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遜順也固陋也儉非聖人之中

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

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項橐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

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日有益於政

也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說近之謂授之位已試其材也爵祿已養其德刑罰已威其惡故民

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已文之

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

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師古曰申申不

害也商商缺也憎帝王之道已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已教訓於

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

是已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

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憖酷之吏師古曰憖痛也音平感反賦斂亡度竭民

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竝起是已刑者甚衆死者

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已政參之已刑民免

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已政法教導之已刑戮整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恥愧也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

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

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此太

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

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

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

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已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

而務已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

此卷云不瑑玉物由多
欲而外施仁義必三
也皆古法直三種泰朝

養士之大者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

原也今召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

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召養天下之士數考問召盡其

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

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

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迺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

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召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

遂黎民未溢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

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召富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資同且古所謂功

者召任官稱職為差師古曰差次也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

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師古曰善猶妨也是召有司竭力盡知

務治其業而召赴功今則不然累日召取貴積久召致官是召廉

恥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召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召給宿衛且召觀大臣之能所

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

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召官召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

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召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

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師古曰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

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商究之臣敢不盡愚於

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師古曰徵證也善言古者

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

滅寢明寢昌之道師古曰寢古浸字浸漸也虚心召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召造

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虐當世之務哉條貫靡

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師古曰眩惑也音郡縣之縣與讀皆曰歟夫三王之教

此曉云漢初此言才具
以上乃得此景帝後
幸與此景美四官
詳景帝紀

此曉云上所留英俊
乃能明王道輔世長民
者也養之不而素此
吏民之賢去以儲郡守
物之材承承官化者
也亦之不而廣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師古曰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

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師古曰

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又復重言之也復音扶口反詩不云虘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曰大福也朕將親覽焉

子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茂勉也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

唯聖人虘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卒終也言終始如一者惟聖人能之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

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復下明冊曰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

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

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

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與舍同殊異也建日月風雨

曰和之經陰陽寒暑曰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師古曰溥

師古曰溥徧也音普布德施仁曰厚之設誼立禮曰導之春者天之所曰生也

仁者君之所曰愛也夏者天之所曰長也德者君之所曰養也霜

者天之所曰殺也刑者君之所曰罰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山同下皆類此天人

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

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

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曰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

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

官務曰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

而不脩亡曰化民民曰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曰犯法而罪多一

歲之獄曰萬千數曰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

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

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曰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曰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曰防欲也脩

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

陳設其序粲然有文曰相接師古曰驩然有恩曰相愛此人之所曰貴也

生五穀曰食之桑麻曰衣之師古曰六畜曰養之服牛乘馬圈

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師古曰

曰幸經載孔子之言也性生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

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師古曰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曰為君子師古曰

孔子之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

道虛心曰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曰晡致

明曰微致顯師古曰晡與晡同是曰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

於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曰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

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曰動天地也故晝小者

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眾小則致高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大

詩也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善

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

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

見也非明虐情性察虐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曰得令名

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

曰鄉讀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與慢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

然自己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不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

者非一日而亡也亦曰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

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

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

此雖云此數語於致知立志居敬力行與所不包

此雖云此數語於致知立志居敬力行與所不包

師古曰復謂反復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師古曰耗不明也音莫報反舉其偏者已

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已採溢扶衰所

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採古救字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庠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改正

朔易服色已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

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採當用

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故謂救其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為

教立政垂則不遠此也此言百王之用已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

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

已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

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

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陸

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師古曰靡散也昭明也故舉賢

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師古曰休美也

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

師古曰塵與僅同僅少也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耗音呼到反此大臣

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

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

賊圉圉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已古準今

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盩而陵夷若是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

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與讀皆日歟詭違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

可得見乎師古曰反謂還歸之也黨音他朋反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

前漢五十六

上

此瞻云文致謂文致極也然致字屬下法有父希元之說並同似宜

此語云上之人其利
之心為立教之本所
務孰先於此也
其多欲而後仁義可
施者也其止言正言
以正言民猶孔子對
公言在下位之義

上齒則有角其餘師古曰傳讀曰附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是所受大者不得

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上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

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虜

此民之所已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怒同音身寵而載高位家溫

而食厚祿師古曰載亦乘也因乘富貴之資力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

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

曰畜讀師古曰務此而亡已日迫蹙民師古曰蹙音子育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指謂轉蹙

俗語謂縮肺為朘師古曰寢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師古曰

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已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故受祿

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

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日為

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

茹葵愠而拔其葵師古曰食菜曰茹音如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虜師古曰

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

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

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節

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師古曰爾汝也鄉讀曰嚮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

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

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豈可日居賢人之位而為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師古曰皇皇急遽之貌也皇皇

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此易解

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

而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居小人之事也

此瞻云乃放黜黃
老中韓之說而專
以仁道教化若法也
揚子注云及愛度也
平字不出此由

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
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者當
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為也春秋大

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
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
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謂上亡

曰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曰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

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辟
讀曰辟然後統絕

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曰仲舒為江都相事

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曰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

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種大夫種也蠡范
蠡也種音之勇及蠡音禮遂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曰為粵有三仁師古曰世庸一也夫
夫種二也范蠡三也桓公

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對師古曰
大對謂

對大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
下所食菜曰已之名惠諡也吾欲伐魯何如柳

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

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師古曰
徒但也況設詐曰伐吳虜繇此言之粵本

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曰仲尼

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曰伯
霸次下亦同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

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
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

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
而似玉者也王曰善仲舒治

國曰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曰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

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
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

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彙未

上師古曰所作
起直為彙也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

師古曰視
讀曰示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曰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

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此瞻云孫宏傳少
為獄史年罕解乃
學春秋雜說

四夷

師古曰
攘卻也

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

師古曰希
觀相也

位至

公卿仲舒曰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

二千石弘迺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

師古曰素
聞其賢也

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臯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

身已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

家產業已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

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

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

師古曰
曰校音
下教反

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已壽終於家家徒茂

陵子及孫皆已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

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

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
杯音布回反蕃音扶元反

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

施朝廷者著于篇

師古曰掇采拾
也音丁活反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已加

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師古曰堯筮仲也晏嬰也伯
者齊桓晉文之屬也伯讀曰霸

至向子歆已為伊呂

迺聖人之耦

師古曰
耦對也

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

與焉

師古曰事見論語噫歎聲也
言失其輔佐也噫音於其反

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

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

及庠游夏

師古曰漸浸潤也
游子游夏子夏也

而曰筮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

冀篤論君子也曰歆之言為然

此瞻云劉歆未疏披
羽班氏忍言以人廢
故以以養所論定
者佐之

董仲舒傳卷之二十六

西川屯鳳崗
氏圖書印

漢書

